

久不言堅基亦笑而指導之虎生啓曰來告本府而事有未便則雖不
上書亦以言啓請矣 上曰假令寧商罷既亦可言讓寧事歟虎生對
曰今其敢言者以在言職耳若免則不得言矣然寧商之心臣所未知臣
非以寧商爲是但言事受罪則恐後來言路塞矣 上曰讓寧隨駕
之事皆承予命也而寧商遽劾之又與同僚議之而於辭職之際更
言讓寧之事是皆失錯且其言辭不恭故予欲命臺諫同鞠第以非
自己之事而止之只收職牒猶以爲輕不意若等反以爲重○刑曹啓
晉州囚奴仇萬殺人按律當斬 從之○司憲府啓前知博川郡事
康理奸隣邑官婢率置任所妄行其欲又贈以官物多行不義甚爲無
恥不可不懲宜按律科罪從之特除刺字○庚辰御經筵○傳旨議政
府今政府三議政有故則贊成不得暑事故衆務停廢誠爲未便昔
宋承唐制置宰相二人或置三人其叅知政事副宰相毗大政叅庶務
而不押班不知印不與奏事不升政事堂其後詔宰相與叅政輪班
知印同升政事堂今可依此制議政二人以上則贊成毋得押班知印議
政只一人則議政有故日贊成得押班知印署事以爲恒式○議政府
啓大抵設官一司內官高者小官卑者多前此議政府署事時領議政

一左右議政各一贊成察贊知事參知各二自六曹分掌直啓以後革替成一及知事參知令本府復署事而贊成以下之數與三議政之數相同有違官制且議政稱左右而贊成以下不稱左右未便乞加設贊成一贊成以下亦稱左右從之○以申槩爲議政府左贊成李孟昉右贊成兼判吏曹事趙啓生左參贊崔士康右參贊李皎知敦寧府事李孝仁戶曹參判金孟誠刑曹參判柳李聞漢城府尹李樺高得宗朴廷信都大平趙瑞康僉知中樞院事徐省左司諫任從善右司諫裴杠右獻納權自弘司憲持平金世敏判忠州牧事李震判江界府事洪師錫判閔延府事李震洪師錫李樺都大平朴廷信以從李歲討滿住功皆陞資震師錫各仍判本品樺大平以上護軍陞僉知中樞廷信以朔州府事陞僉知中樞仍本品其他軍士二等超二資二等超一資三等陞資東西班揔五百餘人鄉吏一等給功牌免役至子孫二等給功牌免役三等免二年役公私賤口一等免役許爲補充軍二等賞縣布十匹三等賞縣布五匹○辛巳視事經筵○刑曹啓全州囚船軍趙穎吉殺人按律當斬從之○壬午御勤政殿受朝○御經筵○司憲府上疏曰士大夫以節義自持則廉恥之風行以利欲自營則貪鄙之俗興其轉

移之機誠不可不謹也伏覩宣德五年教旨古之當官者至有拔園葵
去織婦其不苟取民從可知矣本國士大夫既有莊獲又受土田家產
不爲不足雖處散地足以仰事俯育况見任各品皆有俸祿猶爲不足
請托守令代納貢物倍數取民恬不爲愧無異工商今後守令聽時散
各品之請代納貢物者論以教旨不從其代納者坐贖抵罪不復叙用
大小臣僚瞭然共知敬服 聖上激勵士節之美意丕變之風將於
是 可期李韞曾爲繕工監正其司所納連山官材木潛隱代納又囑該吏
勿考烙印有無最先納之其貪利忘義亂法行私之罪至矣平生立身
無復望焉幸緣其兄得參軍功報功之舉宜所當施然判事之任一司
之首衆僚所仰職位匪輕豈以寡廉鮮恥之人冒居是職哉中外得聞
是命則貪賊之吏相與自賀不復畏忌敢有希求之望使良法美意將
不以行誠非細故也臣等茲將韞不宜東班之任仰瀆 天聽未蒙俞
允不勝憾焉今更煩達兢惶悉深反復思之意不自己以爲移差西班
則立法之意存而報功之與行庶可兩全伏望 睿裁以勵節士 上
曰姑留此狀吾將從之矣○前同知摠制朴芷卒○癸未御經筵○平
安道都節制使李蕝以覲母承召而來御恩政發引見自辰初至日昃

而罷○議政府啓舍人勤勞倍於六曹郎廳乞依六曹郎廳例待滿三十朔改品從之○刑曹啓康翎囚朴永春靈光囚金得南等殺人律該斬從之○甲申御經筵○乙酉幸慕華館觀射毛毬賜中多者劔各一○咸吉道都節制使營舍火 上聞之賜金宗瑞襦衣一襲及笠靴命除謝恩○丙戌以李韞爲上護軍○刑曹啓羅州囚叔通典獄囚仲富等殺人律該斬從之○十一月丁亥朔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遣親左衛門等宗彥七遣所翁要求等來獻土宜愁濱江住南訥兀狄哈豆羅大愁州住兀良哈李洪兩老等來獻土宜 上引見豆羅大於殿內曰汝爲國家誠心來朝予乃嘉之豆羅大對曰願終身歸順耳 上曰汝意好豆羅大又啓曰父及叔阿郎哈等謂我云汝先朝見而好還則吾輩亦將朝見 上曰已悉汝意○御思政殿賜宴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蕓及其軍官宗親駙馬及諸承旨侍宴○戊子視事經筵○命世子往慕華館觀射毛毬○己丑御經筵○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婆猪江野人屯聚近境專蒙本國恩德以遂生利會與江界地面人民互相交結往來許多年矣擄掠上國軍丁以爲奴僕其苦而逃來者送還上國野人因此含恨無故侵我邊鄙殺虜人畜至於懷中小兒棄置雪上肆惡

不悛故於癸丑歲命將討罪掃蕩窟穴淳虜妻子凱歌以還予意以謂
彼亦人也必有悔過納款矣所獲妻子優給衣食委曲恤養至於婦女
不混男子待之以禮既而並還本土以示好生之仁彼不改心悔過肆
虐惡毒或連歲犯邊或一歲再犯殺虜邊民罪惡貫盈去九月平安道
都節制使李戴率道內士卒往征窟穴斬首俘虜并七十餘口如此再
舉討罪者釁自彼起非我國好用兵也彼人儻悔前惡或酋長親來或
遣子弟侍衛誠心歸附則我待之如舊接之以禮暨不追咎矣如此則
非獨我邊境之民安枕也彼野人亦安心樂業永奠厥居視肝腦塗地
之苦豈不萬萬有利於彼哉若不欲附居於平安道地面則移居阿木
何等處如九察都兒溫甫兒罕例歸順亦可矣近境住居幹朶里兀良
哈或昏媾或交親於婆猪江野人者多矣卿旁求招來暗以自意因便
說諭勿露國家旨意傳傳自達於滿住之耳是亦兵家之一奇也李戴
亦陳此計○庚寅幸東郊觀放鷹○初廣州人部令朴苟以妻李氏之
婢徐加伊為妾生四女苟臨歿李承意皆給券放役及歿李與其三女
欲還奪其券毆殺徐加伊徐加伊母主加伊李氏父自文放役婢也訴
李氏于官至是刑曹啓字加伊李氏之婢也而告李氏是以婢而告其

主也固宜勿受而處以重罪然李氏夫生則順意而放役夫歿則欲役夫之骨肉垂捷夫妻至於殞命有違婦道又其女子之欲役骨肉毆殺父妾則尤係綱常法當抵罪以此二端按法科罪乎加伊告主之罪則律當杖一百徒三年續刑典奴婢告家長者勿受處絞續典膳錄放役奴婢告舊主者勿受杖一百徒三年李氏毆殺徐加伊之罪則奴婢有罪其家長不告官司而毆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杖六十徒一年其女子之欲取放役文券之罪則凡違父母教令者杖一百 上令議政府諸曹同議參贊趙啓生議曰乎加伊雖是李氏父放役之婢徐加伊則李氏之婢也不可不論以本主宜依膳錄告舊主條治罪贊成李孟明等議曰乎加伊當依告舊家長之法論罪然母子迫切之情有可恤也又李氏不從夫命其女子欲役父妾之產亦有不順之罪然以乎加伊之告而論其罪則是受奴婢之告主也不論李氏與女子之罪而獨論乎加伊亦爲不可今並勿論只將徐加伊所生依六典處置吏曹判書河演議曰夫之妾產非妻之所當役使李氏侵逼夫妻謀欲役使其母乎加伊之告官不得不爾例當受治况侵逼而至於殺乎其婢嫁良夫奴娶良妻所生本主役使者皆許狀告膳錄所云告舊主非指此也

宜治李氏之罪以徐加伊所生屬補充軍左贊成申槩議曰乎加伊既為自文放役之婢則自文之女不當役使明矣既不當役則例論奴婢不受冤抑之訴似為不可且以妻死其夫女死其父而敢易其命以妻之逆夫女之逆父校諸放役之婢告其打殺不當役使之婢之罪則妻之罪豈不重乎殺奴婢尚且有罪况殺夫與父之妻之罪係天地大義而置之不論可乎嫌其放役之婢之一罪而置二重罪亦不可也此事是非之論不止一時當垂後世不滅矣乞令驗其放役文契鞠李氏及女子打殺不當役使夫與父妻之罪悉其情由終始然後更議領議政黃喜議曰乎加伊之罪當依奴婢告家長總麻以上親之罪李氏歐殺徐加伊之罪則擅殺奴婢者令切隣里長隨即陳告已曾立法其里正長在所當告且其所在官守令亦不得置而不問矣待正長陳告推覈則既無奴婢告主之嫌而庶可兩全矣從申槩之議○辛卯御經筵○壬辰御勤政殿受朝○御經筵○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薺辭 上引見賜衣一襲及靴○都鎮撫李順黃朴信生等領兵五百獵于廣州以習武事○癸巳御經筵○慶尚道咸安縣新驛改號巴水泗川縣新驛改號東溪○刑曹啓私賤犯罪者決罪後其身充水軍及徒流收贖不能自備者則

徵於本主深為不可今後上項私賤中其可納贖者徵贖其至貧不能
續者聽許待豐年徵納又其貧乏之甚雖豐年不能贖者徒流則依
他例施行身充水軍者依准徒三年收贖例限三年充水軍本主自願
收贖役使者聽從之○甲午視事經筵○乙未御經筵○傳旨忠清道
監司鄭萃曾聞道內今年農事雖不登稔比前年之饑有間矣以道內
人民去今年往來京中買賣之事觀之亦知今年猶愈於去年也然前
年則道內倉廩有遺穀他道亦有可移之粟以人力猶有救災之望若
今年則農事不實人力救恤之望已絕徐思之憂慮不已賴卿之力已
救前年垂死蒼生之命今年農事雖曰內浦等處十餘官水田不實道
內田穀盡獲水田實處居多卿之計料今年道內所出之穀可備明年
民食乎酌兩年農事形止明年民食足否與救恤之策備悉磨勘啓達
○傳旨刑曹今典獄疫氣大熾其定醫救之若其藥材必待候證傳報
則稽緩無及宜預受各種藥劑於惠民局臨時量給及期救療毋令致
死○丙申御經筵禪教宗所屬各寺田凡八千九十五結命割八百一
十結六百結移屬別窰一百四十結屬活人院七十結屬歸厚所以為
幹事僧衣纏供給之費○丁酉 上率群臣行賀 聖節如儀○安置

野人巨兒帖哈及其妻子于江華府令所在官給糧巨兒帖哈賊之魁
首屢侵我境者也今又爲間諜而來邊將該而捕之及致于京訊其前
後侵寇及其諜來之由一一輸情故不殺而安置○傳旨宗親府典籤
司讓寧大君依他宗親給自隸○刑曹啓寃律囚吳檢金元萬強盜律
該斬從之○戊戌御經筵講詩召旻拈夫成城拈婦傾城章 上曰中
國婦女識文字故或參政事宦者專權而誤國者亦有之吾東方則婦
女不曉文字故婦人參政固無可疑若宦者之亂政則可畏也且婦人
雖不參政蠱惑君心則人君聽其言而誤國亦可慮也○傳旨司憲府
本府鞠人必強鞠之使輸情然後已間有羅織之事故據鞠案雖無可
疑之事予稍疑之其體予意○司憲府啓溫水縣監林繼孫盜官物據
律當斬義禁府啓知杆城郡事安保海盜官物據律當斬命皆減一等
刺字○己亥刑曹啓靈光人韓上左殺人律該絞從之○庚子視事司
憲執義李吉培啓知杆城郡事安保海以犯罪時價計贓罪當斬命減
一等有違於法而貪吏無懲惡之由 上曰其犯處時價與隣鄉頓殊
且所竊皆細瑣之物如其物買其錢文恐未滿四十貫既有可疑則
罪疑惟輕亦古之法也○御經筵○司憲府上疏曰臣等聞紀綱治國

之大法廉恥爲臣之大節紀綱不立廉恥不行則治曷由善是故賈誼嘗引管子之說爲漢文而誦之其意深矣蓋四履之廣兆民之衆立紀綱以持之明賞罰以齊之然後人人各自矜飭交相勸勉臧否以別體統不紊禮義之風廉恥之俗興惟我國家紀綱非不嚴賞罰非不明近年以來士大夫之間廉恥道喪貪墨滋甚至于典郡吏肆欲無忌坐視府庫如已私藏物無巨細運致其家稔惡之極一朝彰露干邦憲被侮笑者相繼不絕隱伏未著者亦或有之當今盛治之日願有如是之習寧不浩嘆哉矧是保海入已贓數百有十九貫矣死有餘辜旣伏其罪三覆方下姦猾摧心贓吏破膽轉移之機正在此舉俄有更計贓數之命臣等以爲死不復生刑不復續詳加熟慮有以見 聖上好生之仁不忍之政矣然禮義所以化君子刑戮所以治小人使其知過能改則小懲大戒小人之福也其或至於長惡不悛則刑故無小聖人之所不已也今之守令敬承分憂出宰百里其任重矣陞辭之日引見于內 天語丁寧待遇至矣于以到任則十室之邑皆有君民之禮口腹之養妻子之奉以至任所無所不敷聖恩溥博尊榮踰分誠宜悚然畏懼仰體 聖心導宣惠澤府察民隱講求利病興滯補弊之是急若未暇也念不

在此貪利忘義靡所不爲其間巷窮民迫於飢寒而竊物者何足怪乎
且貪汚亂政虐民癩官者事端未形尚欲摘發而痛治之况保海法無
可怨情無可恤遠近聞之莫不唾罵皆曰可殺又據犯處時價估計定
罪載在律文行之已久非臣等之私智也何至保海而并考隣官上中
下時價而輕減其罪乎臣等竊惟匹夫之死生似不關於世道可以關
世道之升降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一乘其機則有
頑厲懦立之風一失其機則有去義懷利之俗勸懲之效捷於影響可
不懼歟古人云治而不嚴不若不治之爲愈又曰既知之而復赦之則
姦臣安所懲乎此其可戒者也中外職吏得聞未減之命則鼓舞相賀
無復畏忌益縱其欲將不復制矣然則何異於止水而不塞其源禁焚
而救以升龠之波乎臣等所以敢冒天威屢請不已者欲去貪鄙之俗
期臻廉正之風而已願留三思斷以大義依律施行不允後憲府更啓
曰保海之罪法當斬今既持有乞於狀未判以減等之意以示於衆乃
從之判曰已曾決罪流配不須更論○辛丑御經筵○壬寅上率群
臣望闕賀冬至如儀○御勤政殿受朝賀議政府進表裏鞍馬各道進
筭及方物宗貞盛所遣三郎兵衛等八人及兀良哈千戶馬波羅等

獻土宜○御思政殿宴宗親○癸卯御經筵○議政府啓改定府堂上
實案提調領議政宗廟署奉常寺左議政文昭殿承文院仁壽府右
議政承文院司宰監左贊成內資右贊成內膳左叅贊典農寺右叅贊
禮賓寺前此右議政實案軍資監今後受點施行從之○夜鶴鳴于
勤政殿上行解怪祭○義禁府啓梁毛知強盜律該斬從之○甲辰御
經筵○乙巳御經筵講詩畢○平安道都節制使據三和縣貴林串干
戶金義德呈馳啓今十一月十三日倭船五十餘隻始出於黃海道椒
島向德島之北又百餘隻見於曹鴨島即傳旨平安道監司義德所見
船一百五十餘隻一時同見者幾人海中禽獸見形於波浪間則遠處
看望之人疑以爲船隻者有之雖是海中禽獸非時見形亦非祥瑞之
兆衆人有言淳海有海市非獨淳海本國海中亦皆有之去己亥年間
成達生爲黃海道助戰節制使時望海中船隻以爲倭船未幾化爲樓
閣多般作形然後乃知海市田時貴為慶源節制使時望海市以爲賊
兵因此樓閣相戰今義德所望船隻亦意海市之類然以所報觀之卯
時辰時分三運懸帆向身彌島則亦非海市禽獸之類右船去留指向
更悉訪問以啓○丙午御經筵始講春秋謂經筵官曰爾等詳聽之

安保海賊罪入已錢糧數少率以雜物并計折以盜處時價賊物乃過
百數然京市市准輕重猶未能得中况外方價直其能合宜乎且以其
時隣官市准計之則賊不滿以此疑之又本國所謂錢帛者縣布正布
是已保海盜此物數少并計雜物亦爲可疑此人非功臣有議之人自
有生理予獨減死近日憲府論賊滿者無因未減無以懲後此議則是
又曰近日多犯賊者宜痛懲之是則未然因謂都承旨辛引孫曰爾其
熟議于政府六曹若皆以爲當死則何敢獨執乎且林繼孫者入已正
賊多情重於保海然并計與人之物其賊乃滿是又可疑國家承前朝
之習外方官吏賄賂權貴雖有節行者公然受之所贈之物不過皮物
而已若夫貨布與米則絕無之矣至若食物則尤爲公然受之然此法
制未嚴之時也近來痛禁而繼孫以民膏血爲一己之私與罪誠大矣
但予即位以來并計贈他之物抵死者無之並將此人之事熟議之前
者減死之論非定計也知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會降傳旨道內
各官及新設四邑如有修舉可行之事勿慮煩瑣悉皆啓達今也嚴自
治來言慶源會寧樂器皆甚殘缺是乃北門重鎮彼人來往初面之地
不可如此凋殘故即命工造之將欲下送若非自治親見則此樂器一

事亦應終不言之矣且聞新設慶興郡凡百施爲皆甚虛疎亦不啓營
建之事甚非予之所望也上項慶興建立之事及道內各官可行事件
更考前降傳旨不憚煩瑣隨即啓達○丁未都承旨辛引孫徃議政府
與政府六曹議保海罪金孝誠曰宜依律施行黃喜等曰入己之物本
皆微薄犯處時價過輕易至贓滿不可強論斬刑且已決罪刺字不可
更論科罪啓從黃喜等議又議林繼孫罪金孝誠曰依律文施行河演等
議曰與他之物旣於保海不計獨於繼孫論之不可也雖移國庫之物
於私庫若明白交付則不可論以監守自盜只從入己贓論斷何如啓
從河演等議○戊申御經筵○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昔闡張使臣之
言曰北方野人地面有老蛇食千萬人人血在蛇腸中堅凝爲石有大
鳥其名鶴烏捕其蛇食之遺其石於巢北人尋其巢得之磨而飲之可
治百病及瘵折傷或有獻於朝廷 天子甚貴之後判書申商回自
京師道所聞之言與張使臣言正同今巨兒帖哈與其妻孥安置於江
華押送通事還京巨兒帖哈妻囑之曰吾有祖父相傳萬人血石前日
姪古兒都哈得病請乞故送之因迫不及還推幸爲我言於古兒都哈
而還之通事以此言來啓然後始知萬人血石與前所聞相合故取

其石視之色青黑如磁石體如栗大和水磨之色微紅黑子欲廣加訪問使金陟私問於馬波羅馬波羅頗詳言之其言曰北方韃靼地面無樹木之處大鳥掘地作巢常產二卵間有性悍能字育者生三卵性鷲悍故能捕萬人蛇而食之產卵時并產蛇腸之石其石入巢中地下一三尺許有智識者尋三卵之巢掘而得之此石至貴不易得焉已而金陟出其石示之波羅見而擊節驚嘆曰此真萬人血石也汝於何處得之此石色有青黑者爲上有紅而微黃者爲次北人三四十家必有一家藏之馬自和亦有之如此青黑色者甚鮮即令磨之曰吾不飲汝何信吾言乎且吾有病當飲即飲半鉢金陟以馬波羅之言啓予又召馬邊者而問之馬邊者曰雖未知其詳亦嘗聞其大槩此萬人血石北人鄉語云毛水月下臣叔父馬自和有之人有病者來請則磨飲之吾家亦有其石本大常磨之故漸小比今失之矣此事雖似誕妄前後諸人之言相合亦或有其理而諺傳矣但未知其詳疑之其言北方有無樹木之地而鳥掘地作巢一疑也其曰大鳥即鶴鳥與否亦未可信且鷲鳥非一安知非如天鵝鷹鷂之類乎二疑也且本國人謂蛇食人者如水蛇得人嚙兩目瞳子與肛腸耳今北方之蛇未知水陸之蛇亦未知

食人之狀三疑也且一石果能治千百病乎尤切於何病乎服餌之術但皆磨飲乎皆未可知四疑也卿其細問於徃來野人以啓又昔聞龍角龍骨之事而疑之今因萬人血石事更覺之昔有使臣言野人得龍角獻於天子真天下之寶且予嘗傳聞本國人任彥忠曾入奴兒干等處親見龍之換骨處其身體手足頭尾齒角一如生龍行動之狀其後向化大護軍朱噶紫稱龍角而來獻之又日本人稱不識名辟邪骨而來獻之與朱噶紫所獻相似大槩如獐角而小但獐角其頭上植根淺露而此角則入根處頗深此其所以異也此龍之換骨真偽及龍角龍骨有無與用藥之處服餌之法並訪以啓然此萬人血石龍角等事皆作卿之私問不露國家爲問之意都節制使金宗瑞回啓萬人血石及龍角等事問於野人之古老者皆曰不知唯馬自和云北方大鳥產蛇腸之石則固所未聞但云戰亡流血之處人血凝而爲石在地中二三尺許掘而得之其石微黃而黑磨而飲之可療折傷與腹脹之病而已開陽人築城時得萬人血石我乃購得之又言太鳥非鶴也乃俗稱安而鳥也雖多樹木處必掘地而產卵其中性驚者產三卵有三卵巢下掘也則必有石其石可以療胸腹病故人若見三卵之巢則掘地

而求其石然得之者甚鮮其後自和持贈萬人血石臣以其石出示於
向化人皆曰截此石者多矣不甚貴也因而求之則皆曰已失矣又問
馬波羅答曰大鳥非鶴乃汝而也能捕萬人蛇則吾未的知汝而鳥必
掘地作巢人見三卵之巢則必掘地而求其石其說與金陟之對有異
波羅之言亦未敢盡信臣到山林獵時累見汝而鳥掘地作巢之處疑
波羅自和之說見是兩說也三卵之巢臣未得見然萬人血石與龍角
之事不可以一二人之言信之亦不可以衆人之不知謂無是事也姑
進自和所贈之石後更徐徐訪問以啓○已酉御經筵○庚戌視事經
筵○司憲府啓任敬前任洪川入已之賊計四貫五百餘文論以監守
自盜杖九十刺字從之特除刺字○傳旨各道監司聞京外瘟疫興行
非命夭死者頗多予甚惻然今年各官閭閻瘴氣熾盛與否人民更相
傳染死亡形狀及今年病人之數比往年孰多略計以啓其瘟疫救活
則依六典內救活條件及連續行移救活藥方隨證救活俾無扎瘡之
患○辛亥夜鷓鴣鳴于勤政殿上行解怪祭○平安道監司馳報椒島
德島等處現形倭船更不見形使人搜探全無形迹○奴奸推刷色啓
各驛轉運急走奴婢自都官典農移屬之後連續逃散殆盡乞令監司

依各司奴婢例推刷籍其生產物故之數察訪驛丞適代時并錄解
由從之○壬子宗貞盛遣人來獻土宜○奴婢推刷名啓各司奴婢贖
身者贖身後其所贖奴婢旋即逃亡是必姦惡之徒既免賤役即還招
引今後所贖奴婢逃亡者贖身本主生存則即令充立從之○議政府
啓京外公私通用紙品過重今後赴試生名紙用擣鍊白奏紙新除各
品堂叅紙新監察及三館成衆官初謁名銜紙用白色常奏紙且各官
所貢各司納表紙擣鍊紙擣鍊白奏紙除國用供計外並皆量減代用
白奏紙從之於是長興庫減一年所納上品表紙五十三卷中品表紙
一百一十卷上品擣鍊紙一百四十卷中品擣鍊紙四百六十卷○癸
丑恭順公贈邑楸城始立祠宇于廣平大君璵家遣官致奠其教書曰
恩既篤於展親禮莫重於立後惟卿屬尊懿戚不幸無嗣念孤魂之奚
托諒予心之是惻載稽古典致贈邑彌乃以廣平大君璵爲後仍立祠
宇以奉祀事俾奠菲儀庸示異數慨英靈之如在庶享祀於永世昭悼
公贈邑五原始立祠宇於錦城大君瑜家遣官致奠其教書曰爲之後
者爲之子古今通義也惟卿聖祖遺體王室懿親不幸絕嗣英靈無托予
甚惻然載稽舊典致贈邑彌乃以錦城大君瑜爲後爰立祠堂祇奉時

奉時祀俾奠菲薄以慰英靈欽此龍章永享無疆之祀○禮曹啓琉球
國徃徃來聘而我國無通解其文者請令中外搜訪通解琉球國文者
差司譯院訓導令倭學生兼習從之○甲寅還給前都節制使申孝昌
原從功臣錄券○乙卯利城縣監全強上言食者民之天所係甚重我
國東帶大山東風則山西之穀不實西風則山東之穀不實禾穀不實
無歲無之此民生之共患也臣歲戊戌受任交河適稻之不實倍於他
年而間有結實之稻問其由於老農皆曰稻有畏風者有不畏風者此
等是稻種之致然也歲戊申又任永興其年之不實亦如戊戌之歲問
諸老農亦曰稻種致然臣即欲上言但未驗之而未敢耳臣近年於農
疇擇播不畏風之稻而驗之果如老農之言他人之稻雖或不實臣之
稻則皆實若換此耐風稻而播種則期至數年自無不實之糶庶爲民
生之益傳旨諸道監司全強上言如此宜換耐風稻種姑令官家播種
試驗待秋收穫具數以啓○十二月戊午朔以秩爲高陽君成達生知
中樞院事趙未生藝文館大提學尹得洪同知中樞院事朴信生漢城
府尹鄭宗誠判典農寺事李壅司憲執義成奉祖司憲掌令鄭孝康司
憲持平金益生慶尚左道水軍處置使張祐良判吉州牧使宗誠夢周

之子也久爲吏文訓導承文院提調等啓宗誠以前銜累年勤仕教訓
生徒頗有功績且其父夢周以高麗忠臣有功於名教我 太宗嘉其
節義賜諡文忠今 殿下又命儒臣書其行實載在忠臣之圖褒賞之
典可謂盛矣然宗誠以名臣之子可用之才年踰六旬今爲散秩恐爲
久典伏望不次擢用以光史冊以勵後人益彰我朝褒獎節義之大度
故有是命○咸吉道慶興慶源會寧鏡城子弟各二人除司正司勇職
有差前此以上官拜京職者例降一等今特准本資除職所以勸勵也
仍賜冠服鞍馬及驅史各一人○己未議政府啓功臣子孫常時雜犯
悉令原免然軍政不可不肅故每值大閱講武有犯軍令者並皆科罪
其平時犯軍令者初再犯免罪附過三犯罷職已罷者雖當受職越一
等至四犯則隨所犯輕重科斷所以重軍法也但軍士外犯罪者雖至
三四皆蒙恩宥無所懲艾之令中外允功臣之後犯罪者論請蒙宥隨
卽置簿移文吏兵曹初犯再犯三犯者依上項施行四犯者依律施行
從之○庚申視事○辛酉受朝叅翰及采里千戶大愁等七人來獻土宜
○癸亥視事○甲子傳旨議政府各道人民近因歲凶多糶義倉未得
還償其守令不問貧富欲一時畢徵刻期督責不無怨咨除富饒人外

貧窮各戶量宜收納務要存恤○乙丑以玆爲壽春君璵益峴君以向
化童理童山爲副司正理即豆里不花賜名理二人皆征婆猪營尊有
勞者也○丙寅桂陽君璿親迎中樞院使韓確之女以韓氏爲旌善
郡夫人○咸吉道洪原縣新置教導○議政府啓京畿全羅道牧場數
多每道設監牧官一人其牧場在處兼監牧守令萬戶千戶亦宜仍舊
從之○命都承旨辛引孫徃議政府議事其一曰與鄭龍壽同時受罪
者皆還給告身而獨龍壽以身死之故未得還受還給何如且趙須於
禮曹月講以不赴學生徒並令考講憲府覈奪職牒其心行雖不肖然
勤於教訓且集賢殿諸儒亦上疏請曰趙須雖無心行然博通經書可
以教誨後生宜棄咎取長還給職牒爾委教授之任集賢之儒皆識理
之士而薦之如此予謂須誠有才者也欲還給職牒叙用何如黃喜等
議曰皆可其一曰予聞今京外罪囚收贖皆徵以錢民不易辦不無怨咨
予欲以錢布指半徵之何如或議令納布三分之一或議令納布二分之一
其一曰忠清道漕轉每及歲前故收領之時民甚病焉雖不納於歲
前可以頒祿乎何以使忠清之民休息乎喜等議云忠清祿糶上納自
古爲難奉使人因此見罷者頗多今亦未知其可也然姑停歲前上納

試其便否何如引孫回啓命還給鄭龍壽趙張鐵牒○傳旨刑曹錢之
在民間者不多今京外贖罪悉徵以錢民不易辦不無怨咨今後京外
贖罪者四分之一許納以布於是刑曹啓以銅錢三百文准正布一匹
其縣布緇紬並從正布折價從之○庚午幸昌德宮齋宿○平安道監
司馳報本月十一日野人二千餘騎寇碧潼焚碧團木柵而還知碧潼
郡事辛晉保與碧團副萬戶許惟剛率三百餘騎追之○辛未親行臘
享于宗廟如儀○平安道監司馳報賊越江而還辛晉保許惟剛追
及越江三十里之地與賊相戰敗績惟剛戰死晉保收散軍登山賊圍
之會知昌城郡事金自雍與其昌州道副萬戶李效精率軍三百騎而
至賊解圍而去○壬申親祭文昭殿設宴于內殿賜宴享官于議政
府○傳旨平安道都節制使爲將之道非貴好戰貴乎持重若不料敵
之強弱衆寡徒欲決戰一時萬一致敗爲害不小沿邊諸將深入彼土
孤軍遠追雖有如漢家衛霍之所爲固非予之所望彼賊之來料度勝
負謹慎守禦予以此意諭之者屢矣而比來邊將往往不審諭意不度
勝負之勢輕敵突出追奔境外以致敗績有如今之辛晉保者其非予
之所取今後沿邊諸將當賊來時我有萬全之勢則出奇應變以示其

威如其衆寡不敵彼雖挑戰毋得輕出以搆邊禍○刑曹啓大明律獄
囚脫監及反獄在逃條云若罪囚反獄在逃者皆斬中外官吏未曉律文
本意自成黨恐劫歐擊獄卒情涉反獄罪應斬者以至窺免罪責乘時
潛隱破獄逃出者皆擬此律遂致極刑其監囚獄卒官吏等視逃囚適
減科罪深爲未便今後獄囚作黨恐劫拒捕歐擊在逃者用此律其餘
潛隱破獄逃出者用越獄在逃律施行從之○黃海道監司啓道內各
官人民自壬子年以來勞瘁骨蒸顛狂咳嗽寒濕等病自相傳染合室
死亡將來可慮願遣名醫令道內教諭醫學士傳習救療命禮曹擇遣
一醫○癸酉遣兵曹正郎金文起于平安道鞠問敗績事由○刑曹啓
文化囚良女莫莊與奸夫禾三同謀殺本夫請依律莫莊凌遲處死禾
三處斬莫莊繫獄又奸獄李及同囚人有孕待解胎百日後行刑從之
○甲戌視事○鴻山縣監李慎之伊川縣監白維等辭引見曰勸課農
桑賑民之事預先布置還上出納必以其時務恤民生○以元閔生爲
中樞院副使趙義僉知中樞院事趙瑞康慶尚道觀察使○罷東
宮行首以忠義衛代其任○乙亥設宴於康寧殿賜宴宗親於思政殿○
丙子御勤政殿受朝幹采里童阿下大童阿老帖木兒等來獻馬阿下大

九察子也所老帖木兒於虛里子也宗貞盛遣衛門大郎等二十一人
宗金遣六郎二郎等九人源義遣又四郎等十五人宗茂直遣兵衛四
郎等六人佐志胤遣藤次郎等七人來獻土宜○司憲府上疏以事干
議寧曾有勿啓之命不啓久而乃啓不允○傳旨成吉道都節制使自
古爲將之道非必交鋒原野而決勝負之爲貴也度彼我之衆寡而我
無萬全之勢則堅壁清野使賊無所得以沮後日侵陵之患可矣昔參
狼羌之寇漢光武詔邊吏不拘以逗留法劉武周之反唐太宗令衆深
壁高壘以挫其鋒此二君身經百戰之餘而其策尚如此其好戰之爲
害可知已諸葛亮之與司馬懿對壘渭南也亮雖辱以巾幗而懿終不
輕出古今以爲亮欲速戰懿故持重其成敗至於如此亮爲間世之才
也終不利於司馬懿其速戰之害亦可知也今忽刺溫愁濱波措之賊
住居隣境連歲犯邊議者雖衆其要不越乎曰攻曰守而已然予深知
守禦之利當賊之來堅壁清野累次有旨矣而奉行者不體予意趙明
干之民每被擄掠辛晉保之輩輕出致敗其守之不能嚴也如此昔李
牧居鴈門郡饗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寇至即入收保有敢
捕虜者斬匈奴以爲怯趙王怒使他人代將虜來每出戰輒不利所失亡

多趙王乃復強起牧爲將牧如故約邊士皆願一戰於是牧破殺匈奴
十餘萬騎自是虜不敢犯邊殆十餘年其他固守之利輕敵之害不可
勝紀以是觀之守邊之策莫若謹烽火行斥候當賊來時預先收保謹
慎固守之爲愈也若不料彼敵之強弱以爲天下莫能當徒欲決戰於
一時如趙括之致敗其害不小矣故申明固守之策條列于後卿其論
邊將體予至懷一待夷狄之要不過嚴備邊而已漢唐賢將禦寇之策
載在簡編昭昭可考以今日中國之事言之韃靼犯境直抵遼東城下
遼東守將以十萬之兵不敢輕出與戰者甚有見乎用兵之利害也若
我有萬勝之勢彼有必敗之形則門庭之寇不可不制也如辛晉保者
孤軍無救追奔境外雖有如漢家衛霍之所爲固所予之非望况士卒
死傷蹀血原野以受侮於夷狄乎莫如謹守城堡虜雖挑戰毋得輕出
以待萬全之勢一收保亦待夷狄之良策也當寇之至預輒收保清野
以待使賊無所利則險阻山川累日驅馳徒爲彼弊足以沮豺狼他日
之欲矣我國家每當秋後督令收獲並皆收保則令非不嚴也彼每當
侵掠之時同類者預告則我非不知侵掠之期也然去年之於慶源被
殺虜者幾乎二百比年以來閭廛之民每被擄掠前後相繼此無他專

是主將不謹之所致也。自今申嚴收保之令，耕種之時則士卒衛護，水合之時則並收入保，使彼潛消狗鼠之計。一謹斥候兵家之要務也。程不識行軍必以斥候為先，趙充國討西羌亦以斥候為務。若不謹候望，則賊至城下無一人知者。如吳元濟之見滅，是已。今烟臺之設，所以備候望也。去五月賊侵，趙明干守烟臺者不知賊來，邊將之不謹候望如此。自今謹慎候望，預知賊來，使得以備禦。一自古城郭雖堅，不謹守禦，則賊之踰城如坦途。然李愬之滅蔡州城，是已。古之將軍雖行師草野，止必堅營，擊刀斗以備夜警。其慮之周密如此。自今沿邊諸將申嚴巡更，毋得緩弛以防不虞。上項條件，今沿邊守令諸將掛板榜，常常看審應變。○兵曹啓平安道自閭延至義州各口子都節制使分緊緩來。戊午正月始造築石堡，從之仍傳旨都節制使邊事難以遠度，更加商榷便否以啓。○中樞院副使邊處厚卒，致吊致賻于大海。○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議者云：閭延等處苦寒，路險悉用馬兵赴防，甚為不可。冬節一馬芻豆之費倍於數人之養，况數馬乎？宜用步兵防戍，常被堅執銳，或上山坂或走平地，忘其喂馬之勞，專心禦敵，庶乎便益。予議李戴戴啓除馬兵專用步兵，卒實為未便。堅壁固守，不與戰則猶可也。見敵有

可乘之機則其追逐決勝豈步卒之所能爲也予今更思兩界公邊之地道路險惡加以雪霜野草難得况得穀草以喂馬乎人持數馬跋涉高深藟豆之重喂養之難斷可知矣且守城之卒不必盡用馬兵也當冬春草枯之時令南道戍卒無喂馬之力者聽捨馬赴防如此獻議者亦多卿更加熟思以啓○丁丑司諫院上疏曰爲臣而得罪於君不得亡於朝廷爲子而得罪於父不得齒於兄弟讓寧大君禔護罪於君父見絕於宗社肆我太宗繼以大義上告宗廟下諭臣僚放置于外仍命群臣曰禔之進退付諸國家又命之曰自予十歲之後不得往來于京其慮患垂訓之義深且切矣殿下但以友愛之情源源召見且使扈從然自廢黜以來于今二十載不得命居京第命賜輿臺誠以義重於恩不敢違越太宗之遺訓耳今乃命賜引從出入朝廷齒列數親在殿下友愛之情雖不自己於太宗宗社大計以爲如何伏望遵太宗之遺訓念國家之大義還收驅史自隸使提安養保終○義禁府啓濟用監奴長命等十三盜本監布貨律該斬從之○戊寅臺諫進交章曰前日引見掌令崔虎生正言申枰等于內殿放舉讓寧始末引古證今辭旨懇款虎生等敬傳聖教臣等俯伏聞命惻然有感竊

伏以思義不己更瀆 天聰兢惶悉深臣等職在言路非拘於舊例
而諫請亦非偏見而敢言也惟我 太宗殿下布置之外接見無時賚
與便蕃其於待禋之道恩禮罔極友愛篤至何必又賜引從齒於諸宗
親之列乎且禋之罪惡國人共知神明所鑑 聖上洞照宜無事於再
瀆也臣等以謂禋若感荷鴻恩省躬自艾則雖命召接見固宜兢凌無
地畏法斂飭會不是顧至於扈從之列無所恐懼侈然肆氣揚揚馳騁
及入京中招致倡優娛樂自恣今蒙是命略不遜辭若固有之安然率
從橫行都市暫無悔過之色愧恥之狀在恃之行無異往昔以此之心
恃恩驕橫終貽 聖上之憂今日寵待之恩祇足為後日之禍也伏望
特留 聖慮勿謂迺遠一依前疏亟收是命仰遵 聖考之昭訓俯循
臣僚之至情姑從前式則繼述之意從諫之義一舉兩存而恩義兼盡
矣伏惟留意焉○刑曹啓龔津囚李青龍殺人律該絞從之○已卯視
事右司諫任從善啓曰讓寧大君禋得罪宗社 太宗罷黜于外誠萬
世計也厥後源源入京率諸子扈從講武有違 太宗遺教又賜驅史
自隸及抄道路僕從無異他大君之行遺教掃地矣况讓寧資性拂人
今聞入京又有不謹之行 殿下雖篤友愛之情讓寧終無處仁遷義之

心乞遵遺教還收驅史自隸以副臣民之望 上曰讓寧既來于京通籍禁中又從講武以矣以宗親之長率驅史十餘人辟除行路有何不可臺諫不須言也大司憲安崇善啓曰臣等近日上書以事于讓寧而不得啓臣等未伸所懷鬱抑滋甚 太宗罷斥讓寧于外嚴其出入之節禁通外人 聖慮遠矣 殿下使出入無節久留京師親戚相見通籍禁中扈從講武今又令驅史後擁自隸前導道路駭愕此甚不可殿下雖篤友愛之情其於遺教何 上曰來往京中侍從講武大節已無禁矣其驅史皂隸狎小事耳且讓寧但不孝於 太宗耳固無得罪於宗社也 太宗初廢讓寧直之深處使人衛守不得擅自出入其時大小臣僚反覆啓請勿許接見 太宗皆不聽從以時召見又於予之生辰亦許相會 太宗之意如此崇善啓曰 太宗遺教歷舉讓寧不孝之事既告 宗廟又諭臣民仍命臣僚共議處置豈可違逆遺教使得齒於宗親也 上曰太宗率讓寧臨朝稱之曰不孝命大臣曰予百歲後主上以友愛之情恐失處置之道讓寧若不改行大臣當共議處之此翼改狂悖之行也非付群臣擅其進退也卿等何為出此言也右贊成申槩啓曰臺諫之言不可不聽夫移孝為忠讓寧既不孝於

太宗何以盡忠於 殿下乎不忠不孝而能盡友愛之道者鮮矣且其
狂悖之行今猶未改倘恃息放恣而無所忌憚則臣恐 殿下不能保
全於終也願從臺諫之言以全兄弟之好 上曰卿言是矣然大君今
已改心易慮無狂悖之行矣且既是大君則其率從服飾辟除行路何
不可之有終不允 掌令崔虎生正言甲粹等啓曰前日上䟽未審允
否承旨答以事干讓寧勿啓已有傳旨不得啓達虎生等終日立庭未
得請而退○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今啓新設四鎮與胡虜雜處投彼
虜去皆爲可慮禁防不可不嚴依隣保法每十戶爲一統主五十戶爲
一頭目百戶爲一摠牌老少男女盡錄于籍守令無時點考其遠處出
入者須受官文乃行即令大臣議之黃喜曰此事誠難然監司都節制
使同議以啓豈不知一道之利害乎但恐搔動民心耳若行隣保之法
則亦當別有勿令搔動之術矣李孟昉曰依所啓施行可也申槩曰當
以他術禁之耳隣保之法則不可行也議論不一去四月卿等書內邊
極民數無籍可考則或被彼賊之殺擄或潛從彼人或逃往隣境皆不
可得而知之然名爲版籍而非時推刷則民心必厭將有搔動之弊若
當入保之時令其守令記其姓名年歲取保千戶百戶別紀一本密藏

則豈肯逆料其版籍敢生疑慮手斷無搔動之弊而可得其數今又欲
依隣保之法老少男女盡錄于籍何前後所啓之相違乎今之所啓必
是鄉等灼見民心之向背事爲之可成而啓之也去年九月慶源之民
多被殺擄而國家不知終不隱諱守令得罪又如安未乙巾等革亡命
投彼者頗多古邑同介近在隣境常時往來劫執人口役使于家而邊
將皆不知之此無他版籍之法不行也令四鎮之民共知此意而行隣
保之法如鄉等所啓則民皆以爲國家行隣保之法者以前此被擄投
彼者頗多而國家不知故欲成版籍以察人民之出入有無也固無與
於徭役也如此則民心不必搔動矣但出入須受官文予恐民心之未
安也鄉等更加熟思利害以啓○庚辰司憲府啓同知敦寧府事權聃
家奴雙龍歐舊主全氏女崔渚妾子繼生奎婢一名全氏雖無嗣以雙龍
與也然雙龍乃全氏與其夫崔渚同居時使喚之奴也則是乃崔渚之
奴也既爲崔渚之奴則繼生之於雙龍當以父奴臨之矣且繼生崔渚
承重之子而全氏乃其嫡母也嫡母與親母同繼生爲全氏斬衰三
年奉祀祠堂則繼生之於雙龍當以母奴臨之矣雙龍之歐繼生是乃
歐其主之子也當受歐家長期親處絞之罪但今既爲與他之奴乞依

舊家長歐打例杖一百流三千里從之○刑曹啓京中則竊盜三犯者除杖刺字斷筋再犯者決杖刺字假屬官奴其中賊滿罪應徒流者盜殺牛馬罪應身充水軍者勿論良賤并皆徵贖外方各道則其犯竊盜者三犯斷筋再犯假屬官奴而已其贓雖至徒流及身充水軍更不徵贖非徒中外用刑各異輕重失宜懲惡無門今後一依京中例施行且本曹文牒所係匪輕今郎廳八房京外移牒泛稱刑曹不錄房名每遇憑考未得搜出及其年月已久八房文書雜錯混淆因此獄訟淹滯實爲未便今後京外文字行移時書詳覆司一房二房考律司一房二房掌禁司一房二房都官司一房二房京外官回報時亦依此例施行從之○辛巳傳旨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今見卿書中朝於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職者非欲侍衛也欲其羈縻也又國初萬戶宣略將軍之職不惜遙授亦欲羈縻也依中朝國初例上護軍以下之職量宜添設度其詳順誠意深淺從自願除授甚合時宜其策固爲善矣然野人受中朝之職者多矣其授指揮之職而帶金帶者不知何等之職可授耶本國帶金帶者是堂上官也豈可輕授堂上之職於野人而乃曰合於持宜乎儼如授中朝都督之職而帶犀帶者願授本國之爵則亦將何

等官獮以授之耶若曰無職者可以選授則彼無職者既授官爵矣其有職者之請何以沮之乎卿等更度便否以啓○聖節使李宣通事高用智回自京師進聞見事件及傳錄勅書一用智等詣禮部問遠遊冠服制度荅曰遠遊冠服吾等所未詳也於國初洪武年間禮制未定時因漢唐之制用此冠服今則親王皆服皮弁若殿下奏請遠遊冠則必賜皮弁矣其陪臣之書難以轉達一李滿住所送野人等每見用智等曰汝國何故伐我乎吾等將害汝於東八站路矣勅書則以童孟哥帖木兒子童倉所奏右童倉及其管下五百戶指揮高早化等五十家許令移居婆猪江今邊將護送境內與滿住一處完聚○壬午召領議政黃喜左贊成申巽右贊成李孟昫左叅贊趙啓生右叅贊崔士康禮曹判書權躔兵曹判書皇甫仁僉知中樞院事金聽吏曹叅議崔致雲等使率引孫金墩議事一禮部云冠服奏請則可以蒙賜且云遠遊冠舊例也今親王服皮弁冠予欲奏請何如僉曰依禮部所言奏聞而并請服爲可一今衝天角纓者中朝使臣有云體制失真今欲於冠服奏請時并請之何如僉曰可申巽曰其來已久宜勿奏請一勅諭云童倉等欲移婆猪恐朝鮮國不肯放本人及所管五百戶指揮高早化管下

五十家并護送出境上令移居婆猪童倉前日無移徙之請我亦無禁
遏之令而今若此且其所管未滿一二百戶而以虛事奏聞其計狡矣
何如而可僉曰本人等雖久居我境其租稅徭役一皆蠲免特令完恤
移徙之請前所未聞今欲移徙者意必忌我國輒解唐人之逃來者故
欲與滿住結黨爲寇而移居于婆猪以此奏聞爲可又於奏本其管下多
少眞僞並錄亦可一滿住報復之心未嘗少弛而東八站舊路近於婆
猪欲請刺榆寨新路何如僉曰限賊變寢息經由刺榆新路赴京以此
奏請爲可一東八站之路可畏如此赴京使臣迎送軍不宜單弱加其
軍額移咨遼東何如喜等曰舊額四十又加四十爲便槩等曰宜加一
百六十喜等又曰軍數倍於前宜移咨遼東俾知之金聽崔致雲等議
曰軍數不多不須移咨一計稟使誰可須擇遣知國家大體古今事變
者乃可辦事并議以啟喜等薦禮曹判書權躡中樞院副使閔義生吏
曹叅議崔致雲等 上曰宜以此意草奏本遂以權躡爲計稟使迎送
軍數從槩等議加一百六十命勿移咨遼東○癸未左贊成申槩吏曹
判書河演等啟曰臣等聞近日臺諫累進封章皆不得蒙允臣等謂宜
當俞允 上曰當今兄弟合歡之時啟之如此深爲未便申槩等云後當

更啓○刑曹啓黃州囚金將軍殺人律當斬從之○乙酉祝事輪對經筵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七十九

世宗孫寧大正寶曆元年十一月

夏曆○既曹公黃休囚金餅五錢人對曹神公之公西州軍令其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八十

二十年大明正統三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率世子及文武群臣行望闕禮御

勤政殿受賀禮議政府進表裏鞍馬幹采里馬佐化等四十餘人倭人

老麟及三郎兵衛等九十餘人來獻土宜○各道進賀箋方物皆如舊

例○行 中宮賀禮如常儀○東宮停賀禮○上御思政殿設宴宗親諸

君以上待宴○賜宴元尹以下宗親于賓廳二品以上于議政府集賢殿

副提學以上于禮曹前銜宰樞于朝房又饋野人倭人於勤政殿南廊

○咸吉道兵馬都節制使金宗瑞進箋謝陞授嘉靖判吉州牧事張友

良亦進箋謝陞授嘉善○戊子臺諫交章曰謹將讓寧大君禔不宜給賜

引從之由屢瀆 天聰未得蒙允不勝鬱抑非惟不允命不復言臣等

聞命以來益憎憤憾寢興不寧時復思繹義不自己更干 天威兢惶

悉深然臣等非以蹈常習舊之陋見拘執煩達乃以當理合義之正論

期於得請以如此之謬言當今日之 聖明累次陳請遷延至此曾不

是意大小臣僚莫不痛惜乃何以一時之小惠不思萬世之大義乎伏

惟 聖上勿以為煩勿以為迂前後章疏詳加賜覽廓揮乾斷特降俞

音 宗社去甚以事十讓寧不啓時承政院及傳命內監等托以曾有

事于讓寧勿令入啓之教不得啓達然實啓達而 上亦未嘗不知也
蓋欲沮諫官之言也○刑曹啓大明律名例云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
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因此本曹
照律之際已經訊杖者罪至笞則計除若杖則不計除至於皮牌則當
笞杖者并依名例或勿論或前後通計夫訊杖傷人肌膚而於杖罪全
不計除皮牌乃各司鞭撻僕隸罰之至輕者也而反依名例於笞杖開
計除非惟用刑輕重失宜茲惡無所懲戒今後皮牌受刑者後發之罪
若笞罪則計除杖罪則不許計除從之○己丑獻納裴杠持平權自弘
等詣承政院曰昨日所進交章未知已啓否左承旨李堅基答曰前此
有命臺諫所啓若干讓寧勿啓故難以啓達且今日宴會宗親尤難啓
也杠等曰臣等之請非徒未蒙俞允今尚未啓不勝鬱抑○知碧潼郡
事楊治辭引見曰北方邊將每擇以遣不副擇遣之意者頗多爾知此
意往敬乃職仍賜弓矢前有宋希美辛晉保之敗故有是教○賜兀良
哈指揮都兒温等十人衣服笠靴○庚寅獻納裴杠持平權自弘等復
啓讓寧之事 上曰爾等所啓予若從之奚待再請讓寧於父子兄弟
之間本無不軌之心猜嫌之意但以所行失德見黜于外而今則改過遷

善故欲頻接見以遂友愛之情爾等何喋喋也扛等曰以臣所見讓寧之行無異前日屢蒙恩渥如此其隆而未有遜讓之心請之改過可乎上曰自讓寧放黜之後予之接見有五節其一門外接見也其二使入京中也其三接見宮內也其四扈從也其五留京城也凡此五節非唯臺諫舉國臣僚莫不諫諍予諭以至情終不允從今賜引從將欲使居京第賜引從乃小節也今臺諫之爭如此寧使居京第以遂予志臺諫欲有言者其悉言之予志已定不得回矣乃教議政府曰讓寧大君昔當年少之時所行失德不堪繼統故太宗放置于外而已父子之間本無不軌之罪兄弟之際亦無猜嫌之端而懿親之長又黜于外不與於宗親之列心常未安今既年齡垂老欲使人居京第以時接見庶展友愛之情○黃海道監司進白雉○議政府將咸吉道監司李叔時都節制使金宗瑞等條上方略擬議以啓一富居四邑要衝新築石城宜置郡邑且多有閑田量徙鄉戶又割屬高郎歧以西黃節伐以東阿山以南龍城大川以北仍號富居縣差遣守令其正軍依他道鎮屬例輪次赴防則會寧軍額有加內地有實矣一各道已徙人物或稱親老或稱濫率他人奴婢或稱不付元案還本之文頻頻而來臣等以謂

將已徙之人而還本則不特往來道途之難他人効此構辭謀還者終起其漸可慮已徙之人勿問曲直斷以大義並不還本以杜浮動之心唯率他人奴婢者以公處奴婢充給右兩條宜依所啓一成興興王之地陵室所在且一方都會彼人經行之處今城子隘陋人家稀少阜盛之策不可不慮此府之設本擬平壤加設土官並令恒居城內則城中人物自然繁寔而阜盛可期也此條當初設土官之時量宜定數不可輕改宜仍舊一本道郡邑少於他道高山站本道初面而凋殘無比旁有空閑土地宜置郡縣江原道歙谷縣在安邊通川之間壤地褊少其境在於高山若革此縣屬於高山又割附近安邊土田以爲縣則本道初面阜盛州郡有加甚爲便益其安邊被割處以歙谷附近之地充給此條高山站土地瘠薄不宜設縣置守且革以遠之縣屬於他道至於郡吏官奴婢移徙之弊亦爲不貲請勿置縣一孤單深入賊數其計甚危雖李澄玉力言退築童巾臣等以爲不可若欲退築須如臣等前議新入五百戶乃可爲今之計莫若於鍾城小築石城待其阜盛徐議退築此條退築童巾之議未定而築石城未便姑停何如一龍城移等之地今尚未定邊方營建之事最急姑停其築鹿野行營待明春設之

庶合時宜此條宜依所啓 上皆從之○禮曹啓進士試取時古賦十韻詩舉子須考韻書聽許揆入 從之○辛卯聖節使李宣捧勅回自京師 上迎勅于思政殿除群臣侍衛勅曰今得建州左衛都督童猛哥帖木兒童倉等比先其兄阿古與七姓野人離殺被野人將其父兄一家都殺了童倉等建連信都被搶去後得毛憐衛指揮哈兒禿等贖回今要將帶都督兀察等及童倉家小與所管五百戶並百戶高早化等五十家俱來遼東與都指揮李滿住一處住坐緣本地方切近王國祇慮王不肯放茲因王使臣回特以勅諭王如果都督兀察等及童倉家小與所管五百戶並百戶高早化等五十家見在即令人護送出境交與毛憐衛頭目都指揮同知郎卜兒罕轉送出來與之完聚不惟見王之美意尤足以副朝廷同仁一視之心故勅○大司憲安崇善右司諫任從善等啓曰臣等或疏或言累請還收讓寧引從未蒙允許固已失望又有傳旨云令讓寧永居京第非惟臺諫大小臣僚莫不憂憫上教崇善曰卿嘗爲近侍固已知予之終不允何如此固請也畏人譏其舍默而然乎欲盡臺諫之職而然乎崇善曰臣豈敢有內外之心乎期於蒙允而已○議政府六曹進交章曰伏承教旨讓寧大君欲使入居

京第以時接見庶展友愛之情臣等切謂繼志述事孝莫大焉讓寧大
君禔昔在儲位所行狂悖得罪於君反背盟于宗廟事在不宥太
宗殿下斷以大義告于宗廟廢黜于外禁止私通乃教曰以禔付諸國
家自予千載之後不得往來于京此一國臣民所共知也殿下特以
友愛之情每賜引見或從講武既違先王之教大小臣僚罔不缺望
臺諫累次上疏皆不蒙允今又賜僕從得列宗親加以下教欲使入居
京第以時接見我先王告廟黜外之義安在付諸國家之教又安在
乎且有大名分而見黜者復與諸君之列不但有乖於義儻若狂悖之
行未悛則竊恐反傷友愛之情莫若使之屏迹終身安享富貴而已
伏望殿下回日月之明體先王之志勉從臺諫之請以副臣民之
望上曰卿等皆以我為誤也然予當為兄甘受責矣○壬辰傳旨咸吉
道都節制使巨兒帖哈去庚寅二月侵我慶源殺節制使韓興富其年
五月又侵龍城與節制使田時貴相戰壬寅九月唱率雜種又侵慶源
之阿山丙辰九月又教速平江諸部圍我慶源邑城前後侵突殺虜人
口牛馬不知其幾咸吉一道之人憤怨刻骨思食其肉者久矣去年秋
率弱息及妻偶到鏡城其實將以體探我軍馬多少人物居處而作賊

也卿等及諸大臣皆謂宜置典刑然其族類繁盛故姑全之則其族類將還我被虜之人且捕獲之時我無討罪之名而兀良哈大伊乃溫士等誘而致之以謂節制使若殺之則恐塞招懷之路且失信義故安插江華府官給衣糧以全性命今更思之若巨兒帖哈族類往訴朝廷不得已放還則彼將德朝臣而無向我感悅之情深懷報復之計矣即今政府諸曹同議參贊崔士康等議仍置江華優給衣食待變猶未晚也兵曹參判金孝誠議前侵邊境罪不容赦然會報慶深作賊聲息實爲可賞招致京中觀其族屬投化何如左贊成申槩等議召入京中厚待何如領議政黃喜議與其留京以厚待等厚待還本以示大度以慰子孫之望予以爲仍置江華雖衣食僅足若因朝廷之命終還本土則彼將以爲朝鮮不得已放還而向我報復之心終未釋矣若置重刑則一巨兒帖哈雖死其族類之欲復者多而百巨兒帖哈將生矣昔頡利可汗構禍唐家以亂天下將軍李靖生擒以致闕下太宗不殺悉還家屬館于太僕廩食之厥後頡利不室處鬱鬱不自憐太宗憐之以號州多麋麋有射獵之娛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及死贈歸義王其不嗜殺人之仁至矣古今帝王赦彼不仁之人以全性命

者與皆如是予從申槩等議命兵曹欲還巨兒帖哈于京中命禮曹備
給家舍衣服奴婢器皿使之得安享之樂消憤怨之心雖還本土永毋
忘我國之恩德以此布置卿等之意以爲何如便否利害更加熟思以
啓○臺諫交章曰臣等累次上疏未得蒙允又下教旨臣等反復籌之
切謂帝王治國之道在於順天心從民志而已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
聽自我民聽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天意幽遠似難窺測然今日之人
心推之天意從可知矣讓寧大君褻獲罪宗社見絕君父放任于外已
爲天人之所棄矣 聖上但以友愛之至情不從先王之懿訓接見無
時許從講武命列宗親又賜引從寵數日加大小臣僚皆曰不可政府
六曹臺諫僉辭固請非唯不從屈法仙息反降教旨欲使居京是違天
音逆民志矣自古親愛之情或渝於宗社安危之際者誠以義重而恩
不能掩也大舜周公其無友愛之情而處於骨肉之變乎且提曾居儲
位名分已成見黜在外豈無怏怏之心况以狂悖無信好利無厭之性
恃恩驕縱或至不法以干邦憲則將以友愛之情廢國家之典乎舉國
臣僚同聲極諫而 聖上終不俞允則是雖出於 聖上之至情竊恐
後世拒諫之主引以爲藉口矣 聖上何不謹其始而慮其終乎臣

等以謂待禊之道一遵 皇考之遺訓勉循臣僚之至願俾安舊居優
游聖化長享福祿則恩之至義之盡萬世無異辭而禊亦永保其終始
矣伏望 聖上仰思 太祖創業之艱難俯念 太宗慮遠之深謀廓
揮剛斷收還前教以啓我朝鮮億萬年無疆之休則繼述之孝從諫之
美當與周武殷湯同符合轍萬世稱聖伏惟留意不允○欽敬閣成大
護軍蔣英實經營之其規模制度之妙皆出 睿裁閣在景福宮燕寢
之傍 上命右承旨金墩作記曰若稽帝王發政成務必先於明曆授
時而授時之要在於觀天察候此璣衡儀表所由設也然考驗之方極
精至密非一器一象所能取正我 主上殿下命攸司制諸儀象若大
小簡儀渾儀渾象仰釜日晷日星定時圭表禁漏等器皆極精巧夙越
前規猶慮制度未精且諸器皆設於後苑難以時時占察乃於千秋殿
西庭建一間小閣糊紙爲山高七尺許置於其中內設玉漏機輪以水
激之用金爲日大如彈丸五雲繞之行於山腰之上一日一周晝現山
外夜沒山中斜勢准天行去極遠所出入之分各隨節氣與天日合日
下有玉女四人手執金鐸乘雲而立於四方寅卯辰初正在東者每振
之巳午未初正在南者振之西北皆然下有四神各立其傍皆面山寅

時至則青龍北向卯時至則東向辰時至則南向巳時至則還復西向而朱雀復東向以次向方如前他倣此山之南麓有高臺司辰一人具絳公服背山而立有武士三人皆具甲冑一執鍾槌西向立於東一執鼓桴東向立於西近北一執鉦鞭亦向東立於西近南每時至則司辰回顧鍾人鍾人亦回視司辰乃擊鍾每更鼓人擊鼓每點鉦人擊鉦其相顧亦如之更點鉦鼓之數並如常法又其下平地之上十二神各伏其位十二神之後各有穴常閉子時至則鼠後之穴自開有玉女執時牌出而鼠起於前子時盡則玉女還入其穴還自閉鼠還伏丑時至則牛後之穴自開玉女亦出牛亦起十二時皆然午位之前又有臺臺上置欹器器北有官人執金瓶以注之用漏之餘水源源不絕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皆如古訓又山之東則作春三月之景南則夏三月之景秋冬亦然依豳風之圖刻木爲人物鳥獸草木之形按其節候而布之七月一篇之事無不備具閤名曰欽敬取堯典欽若昊天敬授民時之義也夫自唐虞測候之器代各有制唐宋以來其法寢備若唐之黃道遊儀水運渾天宋之浮漏表影渾天儀象以至元朝仰儀簡儀皆猶精妙然大率各成一制未得兼考而運用之機多借人爲今則天日之

度畧漏之刻與夫四神十二神鼓人鍾人司辰王女凡百機關以次俱
作不由人力自擊自行若神使然觀者駭愕莫測其由而上與天行不
差毫釐制作之規可謂妙矣而又用漏之餘水作欵器以觀天道盈虛
之理山之四方陳幽風以見民生稼穡之艱此則又前代所無之美
意也予以嘗接于左右每警於宸慮亦寓夫憂勤宵旰之節豈但成湯
沐浴之盤武王戶牖之銘而已哉其法天順時欽敬之意至矣盡矣而
愛民重農仁厚之德當與周家並美而傳於無窮矣閣既成命臣書其
事謹述梗槩拜手稽首以獻○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倭客人欲多受糧
格倭之數多載於狀減數率來至照名點數之時請致先到他船格倭
冒名以充宜設禁防之策於倭館倭幕周回設木柵兼設外圍作西北
二門常時把守計其出入倭數以防姦倭冒名受料之弊令監司都節
制使同議便否以啓從之○癸巳臺諫合司詣闕請收讓寧引從勿令
居京竟日庭諍不允曰大抵諫臣久立於庭則人君心必不安終乃勉
從然此則予意已定卿等庭立雖久予必不允若有可言之事日日來
請不須竟日久立也臺諫曰此事之外他無可言者○傳旨咸吉道監
司都節制使今有人上言曰自甲山至端川自北青至北有地名尚清

亮清道路不通雲深長谷之中人民隱伏帶銀者爲首向者河敬復成
達生時亦有如此言者衆人之言如此者久則意或有如此之地卿等
同議以啓○甲午親傳春享香祝○臺諫合司詣闕復諫讓寧大君之
事再三固請不允○遣敬差官丁根于平安道刷南道人物以實沿邊
各官○乙未受常察視事右司諫任從善掌令成奉祖等啓曰近日以
讓寧之事屢陳甲抱未蒙俞允不勝憂悶夫讓寧得罪於君父太宗
放置于外遺教曰千歲之後不得入京聖訓孔昭臣子所共聞今者
既賜與臺僕從又令入居京第於太宗之訓何如上曰爾等言讓
寧之事必稱太宗遺教此言誠是然太宗初廢之時防禁雖嚴不
數年若遇正至誕辰許令入觀其後予之誕日亦令入來防禁漸寬夫
使之入來亦太宗之親教則豈可以當初遺教固執而言哉雖太宗
在今日處置亦應如此矣安有長流不返之理乎况讓寧之事特一已
所行失德故不使繼統而已初非有不軌之罪而我兄弟之間亦無有
嫌隙之端以無嫌之至親爾等反生疑忌之論使不遂友愛之情無乃
不可乎古人諫人君不可以猜嫌薄待至親者有矣不聞導人君使生
疑忌也吏曹判書河演啓曰讓寧曾爲儲副名分不與他宗親同例

殿下但令富貴之而已賜之徒從入居京第切恐未安 上曰立爲儲副固 太宗之教其後廢黜亦太宗之令亦何疑於名分乎且卿既曰富貴之而已若使懿親之長不得有數三徒從謂之富貴可乎卿等必以予爲拒諫然此事我當任其責奉祖曰 太宗雖使之入來遺教曰千歲之後不得入京今 太宗賓天之後 殿下使之入來友愛之情則至矣如遺教何 上曰予已知之卿等言必稱友愛之情予實愧之若予友愛至誠動人則安有卿等紛紛如是乎予實愧焉然予勉從卿等之意前日雖下教旨不須常居京第亦不令入參於朝列使出入京外則與他宗親大有間矣若徒從等事皆小節也卿等雖請予意決矣其勿復言○臺諫合司詣闕諍讓寧之事再三固請終不允○議政府六曹與集賢殿副提學以上諸大臣進交章曰臣等伏承下教令讓寧大君禔入居京第臣等聞命以來驚惶憂憤前日具疏請收教旨命曰臣僚皆以予爲誤予寧爲兄甘受責矣臣等惶恐隕越措躬無地然事關大義敢冒昧言之期於蒙允而後已臣等切惟 祖宗之訓有可得而改之者有至千百歲不可得而改之者可改者禮樂制度或公或革隨時救弊者也不可改者指一事一人而特垂戒者也古之帝王有不

可改而改之以致危亂者考諸史籍章章明甚惟我太宗大王神功
聖德英謀偉略不可名言而曠世盛節尤爲卓犖者處禊之事是何
則禊之得有名位至十有七年之久而又有天子之命倘非太宗用
禹之明體乾之剛則固能處之也而國家之禍可勝言哉此國人所
極口仰稱太宗之神聖而無已者也 太宗旣以宗社之大計劃
父子之至情則 殿下安得以友愛之情而廢君父之訓忽宗社
之計乎 太宗不得掩禊之惡而特下禁防之訓藏諸憲府又申告之
曰以禊付諸國家其丁寧反復詳密嚴正至於如此者蓋不得已也其
不得已何也一則以禊得罪 祖宗我不可以得專處之而當與衆共
之也一則慮後世不嚴禁防縱禊自恣徃來京城而以致危身也禊之
一身 太宗且不得自專則 殿下何爲不循國人而專之也 太宗
保禊之計無所不至而 殿下保禊之道恐有所未至也大舜之待象
也無君父之命故得自專於友愛然不過封之有庫富貴之而已亦非
京邑也設使瞽叟怒象之傲而黜之于外則舜必不違瞽叟之命而同
處京邑矣周公之於管叔以天下大義至于致辟而不小貸焉後世入
主遇兄弟之變以舜與周公爲法足矣且 太宗平日常言禊之不孝

當時國人莫不聞之而今愚夫愚婦亦皆曰湜之狂悖猶夫入也
太宗以君之尊父之嚴欲其感化諭之以義怵之以威而其狂猶爾故使
之警告 宗廟而終不小變所謂自暴自棄也 祖宗之靈昭明于天
儼臨左右而提敢行侮慢至再不已昔既不孝於君父今肯効忠於
殿下乎臣等恐 殿下不能化也大抵中人以下之資富貴之極必至
驕盈驕盈之極必至奢僭而馴致悖亂以提之所性狂悖處之京城而
恩數過制則驕奢溢佚理所必至而其狂悖恐有甚於昔日挺身而遜
山谷者也然則其恩愛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自古有名分而見廢其得
保身者蓋寡矣或有得保者亦至於降封外郡屏迹終身而已未有出
入宮禁昵侍於君前者也未有手執弓矢馳馬逐獸於君前者也亦未
有騶從引卒之盛擁圍前後而馳驅於京城者也伏望 殿下從
君父之訓還收處京之教 上曰前日令讓寧大君入居京第已下旨
矣今因大臣臺諫等累請勉從其意更令或來于京或往于外是則實
非恒居京第之例也○中樞院使閔義生啓曰商倭蘇木輸轉之弊甚
巨倭人貿易未易遽禁禁本國蘇木入深則商倭自無來市之弊矣
上曰卿言是矣然未可以一時之見遽禁當令禮曹議之予則以謂今

後興用雜染則蘇木之染不禁而自止矣○議政據府兵曹呈啓全羅道周梁兵船今移泊南挑浦請改稱南挑浦萬戶從之○承文院都提調黃喜等議啓今後赴京通事等如有尹鳳在闕內呼身毋得往見若強招當答曰恐朝令不敢從之○丙申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溫野人指揮於郎哈等十一人來獻土宜○右獻納裴扛持平權自弘等啓曰臣等伏聞下政府之旨云今因大臣臺諫累請勉從其意或來于京或往于外臣等不勝喜悅然不允還收引從之請臣等更思之引從雖小節也然各分以此辨矣不可不謹故臣等敢復來請左承旨李堅基曰今朝有命曰大臣臺諫累請讓寧大君不宜入居京第予已允許若引從則予於老兄賜七八僕從亦何害於義大臣臺諫雖有敢諫予終不允臺諫若來則須論此意毋更入啓 上教至嚴難以入啓既而上聞之曰爾等之言予非不允已從不宜居京之請矣若引從則予終不允將欲質諸鬼神而誓矣此命已下爾等更何復請夫誓者非人君之事也言此以示予意爾將欲使予誓而後歸歟且今臺諫會議者誰扛等對曰未聞質諸鬼神之命但誰蒙允而已臣等何敢望 上之誓乎會議者掌令成奉祖崔虎生司諫任從善獻納趙攷正言申祥李禮

孫也 上悉召臺諫詰之曰 質鬼神之語非人君所可言 予欲諭至情於臺諫 故今朝已與近臣言之 爾等既聞此命而猶廷諍不已者 何歟 欲盡三諫之數 歟 抑使予誓之歟 其悉言之 臺諫皆對曰 臣等未聞是命 何敢計之及此 上怒 教于承旨等曰 今朝予所言者 何不即與臺諫說之 近臣之任 若是可乎 遂命囚李堅基于義禁府 堅基聞命 騎馬馳詣于獄 義禁府項鎖囚之 大抵命囚者 例皆免冠去帶 步就于獄 堅基以近臣當臺省諫諍之時 遺忘 君命 宜乎甘心就獄 而憚其屈辱 不去冠帶 騎馬馳詣 識者譏之 〇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 聞去年夏李滿住來幹木河 一日到權豆家 祭童猛哥帖木兒 欲宿其家 聞會寧府使抄兵初昏還 去夜半軍士圍權豆家 搜之 曳出權豆妻及盲人 以謂滿住至門外 乃知非滿住而止焉 滿住初欲還幹木河 以居 聞此驚懼 還歸婆猪江 此卿前日未啓之事也 細聞以啓 又聞會寧判官李林性 與幹朶里雖有小過 鞭笞不赦 侵之已甚 彼徙徙居他土者 頗多 細聞以啓 〇丁酉 御經筵講春秋 〇放李堅基就職 〇上曰 往者請免金銀 貢時以誠 寧君爲使中樞 元閔生爲副使 今此請道路 請冠服 與人物仍舊 皆國之大事 宜以親弟赴京 乃以惠寧君 祚爲使 禮曹判書 權

蹠爲副使○送毛狗皮于咸吉平安道各五百五十領以爲沿邊各鎮
城子巡更人所著毛衣○戊戌御經筵○傳旨平安道監司計稟使惠
寧君祚副使權蹠護送軍擇能射有馬正軍四百名二百名則至遼東
二百名則至連山把截別定輜重軍○議政府據兵曹呈啟慶尚道乃
而浦到泊捕魚採藿倭船於玉浦以北海中浦申限日給文引令玉浦
萬戶考其日限隨即還送梁山以南禁其捕採之事令監司都節制使
同議便否啓聞從之○已亥親傳望祭香祝○御經筵○命義禁府曰今
後集賢殿副提學以上及臺護官囚禁時非特命則勿施項鎖○禮曹
進士試但是勸勵小子之方錄名時除講小學家禮唯貢生依生負試
例考講經書方許赴試從之○庚子視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永
樂二年間欽蒙准請勅旨參散千戶李亦里不花等十處人負內阿沙
千戶朱因忽幹合千戶劉薛列等受本國職品子孫有無及阿沙幹合
今爲何地乎備細訪問以啓○召還巨兒帖哈于江華令承政院責之
巨兒帖哈叩頭謝罪乃賜京第及奴婢各一口又賜鞍馬襦衣笠靴及
米穀并其妻子衣服等物○議政府據兵曹呈啟自江界至義州沿邊
各官雖不得每邑置鎮間一邑置鎮然後防禦有實於中央碧潼郡設

鎮其鎮屬軍人令都節制使磨勘以啓公邊各官赴防軍人因每月遞代一年之間累次越險人馬俱疲軍額雖多實無所用今後道內馬步兵皆以五人爲伍每伍擇壯勇者一人分爲三番每一番馬步兵幾名量其程途遐近某官邑城赴防則某官馬兵幾名步兵幾名某口子赴防則某官馬兵幾名步兵幾名預先分定輪番防戍餘四人合辦赴者糧料所在官從而檢察則非惟除每月遞代困苦之弊抑亦軍額不減於前而有實矣然大槩各處赴防軍除其官馬步兵之數邑城則馬兵不下二百步兵不下一百口子則馬兵不下一百步兵不下一百其邑城步兵一百內防牌三十火砲軍三十口子步兵五十內防牌十五火砲軍十五并計爲便令都節制使磨勘便否以啓制賊之要莫如火砲片箭火砲則火藥難繼固未得常時隸習片箭須當隸習可以制敵去年已立平安咸吉兩道邊郡習射論賞之法片箭不在隸習之例咸吉道邊郡與野人雜處並隸片箭固爲未便平道道則並令隸習論賞烟臺之設所以候賊也今間延等處各官造築烟臺未經一年或致傾圮專是監築官吏不用心也烟臺四面下廣每一面二十尺高三十尺皆用布帛尺定制改築四面皆置坑坎使五人持兵器火砲十日相巡

晝夜候望如有擅離者依律痛懲沿邊各口子造築石堡時敵臺瓮城及烟臺見據令修城典舩色圖畫下送都節制使憑考監築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平安道沿邊居民不得安業相繼流亡者專是棄其家舍禾穀艱苦入保之致然也各處木柵改築石堡旁近居民勿論冬夏恒居堡內差遣萬戶率軍守禦實是以長之策今春先築上無路趙明于青水等石堡其餘各口子來秋造築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犯令軍士四品以上則鎮撫所具其所犯告于兵曹五品以下則依前例按問呈罪目于本曹本曹照律答罪以下移鎮撫所依前例鞭之杖罪以上本曹具啓論決從之○辛丑御勤政殿受朝愁濱江兀狄哈者郎哈等二人日本肥州佐志源所遣皮古時老等二人來獻土宜○沈澄妻居忠清道勵山身死命監司賻米豆共三十石紙一百卷澄宮之叔父也○壬寅御經筵○馬波羅大伊乃等辭特賜紅黑絲布席子紙有差○癸卯御御思政殿餞計稟使惠寧君祚副使禮曹判書權躡王世子及宗親承旨從事官李世衡等侍宴時有李滿住要本國使臣於東八站欲爲報仇之語故今計稟使之行多備戎事擇禁軍壯勇者護送凡賜與之例慰送之物比舊有加 上曰今後進獻禮物封裹日

左右議政有故則領議政監封以為恒式○甲辰

御經筵○以李世

衡判承文院事兼司憲執義李壘司憲執義李孟祥知司諫院事兼執
義不常置今世衡為計稟使書狀檢察官故特兼之○傳旨咸吉道都
節制使今送童倉等移往溲猪江事由奏草不煩審既前送勅諭事意
千萬勿洩以觀其變若童倉等以為聖節使受勅已遠矣童倉等曰不知
矣勅書若到則國家必諭我等矣今無國家之命汝是說童倉等強
欲移徙則當謂童倉等曰汝寄生于我厚蒙國家之恩許多年矣而得
役租稅本不相管視之如吾民愛之如吾子永與汝輩共樂同仁之化
乃何一朝遽欲移徙乎彼雖以禮辭而去之多方以說勅令淹留可也
卿向者啓云允察雖欲移居管下之人不從者必多矣至於權豆妻亦
不欲移徙永依國家而居今赴京有如此奏請彼人之不足信乃如此
矣允察等遇李宣於高嶺驛曰聞今者稱我告朝廷之事專是滿住管
下童塔赤等所為耳我暫無開口矣彼人等何以為我所為也未知其
端心實怒焉我到北京則當與閣一遭矣允察之言雖未可信亦或有
理前此同類來告允察欲移徙他處者絡繹不絕比來不聞允察之欲
徙今已二三年矣且去年七月親自來朝厚蒙國家之恩焉知彼猶不

改前心乎且使其子阿哈歹來獻馬二匹我館穀加等授之高爵以悅其心時當留京予心以爲允察必不今春移徙他處也惠寧君回還之間百計設策多般撫綏俾安其居無有移動之心策之善也若先下手則似不可者有三禮部謂李宣等曰猛哥帖木兒子童山奏請移住事汝當順覈勅書回還可差人將上項人口送出境上若汝國守邊官不知朝廷旨意及汝 殿下意思害了一二人則朝廷當恠汝國矣朝廷之議如此而遽加討捕則朝廷無乃恠我乎其不可者一也今使奏請未返而遽興師旅則非唯有違情理也我之自古禁他遷居之迹見矣朝廷以爲何如其不可者二也守邊之要非貴戰討貴乎寧靜今邊境未有釁隙而遽先下手以開後日之患其不可者三也有一不可尚不可妄動師旅况不可者有三乎卿其慎之但聚兵會寧以示威若有橫逆之狀先犯於我則不得已應變處置毋陷術中亦可一自今至四月卿聚兵會寧以觀彼人農作之勢彼皆安業耕田無移動之狀則還營爲可一今春節多備酒食於會寧卿隨宜數喚諸酋長饋餉或給布物以悅其心仍善誘上送諸酋長雖未親來勸令送其子弟亦可一高早化年老率管下安居會寧之吾弄草其子弟勸令上送亦可一卿之

報兵曹牒曰滿任將到斡木河予疑滿住爲迎引童倉而來也但去年夏滿住到斡木河驚惑還歸必不到近處卿悉知此意隨宜應變爲可一斡采里等托兀狄哈侵掠而皆騎山不無乘夜移徙之理宜使人因他事常時往來以觀向背果有兀狄哈聲息則其江內人并於府城以南山間隱匿爲可隨宜盡心施行○裁松于水口門外自伐兒峴至盧原驛○議政府啓今倭客人欲訪族親故舊則例給酒果然訪於私家聚會商賈餉以酒肉潛持禁物暗行買賣者恐或有之今後父子兄弟外勿許相訪雖或非訪除私家於公館給酒果相訪從之○乙巳知姓山郡事李自誠辭引見曰比年以來平安道沿邊郡邑屢被野人侵掠民生可哀徃敵乃職以安邊民且勿輕敵突出以致敗績堅壁固守臨機應變庶副國家之意○命賜惠寧君衽衣服笠靴各三襲權隄二襲并賜毛冠耳掩等物○中宮胎藏於楊州東面閭閻之間命擇吉地移藏○丙午上幸慕華館賜餞計稟使惠寧君衽禮曹判書權隄等賜從事官閔光美等二十二人毛冠耳掩笠子等物○檢察官賚去事目一限此行雖詳定布物勿許賚持一疋麻布衣服定數賚去一自中敬讓相接遇食毋得爭先毋爭下處毋爭執馬驢毋縱酒毋戲謔毋爭

闕一境內各驛入吏站天母得擅便毆打一自遼東至京師遇華人待之以禮雖館夫馬夫毋得罵詈毆辱一到會同館毋得擅自出入毋與華人戲談褻狎一從事官以下所持物色勿論彼我境不時檢察一路次及朔內時散各品皆著本品帶一詣闕毋偶語毋遊目毋誼筆雖遇本國火者毋得擅便對立私話一從事官及馬醫養馬打角夫從人有違犯者七品以下告于使副使即行決罰六品以上回還啓達科罪其奏本曰正統二年八月二十日公差通事金玉振前赴遼東都司抄到本司案驗該正統二年五月初九日承奉行在左軍都督府保字二百四十八號勘合內一件道路事准行在兵部咨呈於行在呈科抄出遼東都司兵抄准朝鮮國王咨該議政府狀啓照得在先本國使臣往來東八站一路自來山高水險一水灣曲九八渡行夏潦汎漲本無舟楫冬月冰滑雪深人馬多有倒損又有開州龍鳳等站絕無人烟草樹茂密近年以來猛虎頻頻突出作惡往來人馬實爲艱苦體知遼東所管連山北截南有經由刺榆寨把截至都司人民散住又無山水之險如蒙轉達取路往來便益據此參詳前項東八站舊路以此艱澁時分許令

刺榆寨一路往還相應合行移咨請照驗轉達明降施行准此備呈
照要於刺榆寨取路往來一節緣係開設道路委據東寧衛指揮使李
俊呈帶同會知路運本衛左千戶兩副千戶金顯前去踏勘自遼陽起至
頭館站迤南分路至刺榆寨約有二百五十餘里刺榆寨取路至開州
站一百二十餘里開州舊路至鴨綠江二站共該九站俱不經由連山
把截舊路將踏勘過道路圖畫貼說呈繳到司干係改設邊路未敢擅
便除將朝鮮國王原來咨文一道并踏勘貼說圖本一本呈繳左軍都
督府外具本正統二年四月初一日本部尚書王驥等於奉天門外欽
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參照所奏朝鮮國王使
臣來往東八站一路山高水險不通舟楫及開州龍鳳等站絕無人烟
草樹茂密猛虎頻出往來人馬實爲艱難要於遼東所屬連山把截南
刺榆寨取路一節今踏勘得自遼陽至開州舊路至鴨綠江共該九站
今要創開道路緣前項道路自洪武年間以來到今七十餘年使客往
來俱由此路經行無阻今要改那站道已定難准欲行該府轉行遼東
都司行移朝鮮國知會前項路驛站道照舊往來爲便緣奉欽依兵部
看了來說事理未敢擅便本年四月初九日早本府官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合行咨呈該府轉行遼東都司行移朝鮮國
照依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咨呈到府合行本司行移朝鮮國一體欽
遵施行奉比比號相同合付該房施行准此案照前事已經差官賚奏
去後今奏前因除案候朝鮮國差來人負抄謄賚回本國知會得此施行
間今照婆猪江庄野人李滿住結怨本國見與對敵其所差人等前到
朝廷對本國差去陪臣等言說若於汝國邊境未得侵掠當於東八站
一路往來使客攔截報復所有東八站舊路自開州至連山等四站回
曲近北與婆猪江地面相距不遠慮恐本賊出沒其間阻碍不便伏望
聖慈今後本國一應公幹往來人等比候本賊寧息以前許令刺榆
寨一路經行便益其請冠服奏曰竊照洪武三年七月間本國高麗恭
愍王王顥時准中書省咨節該欽奉 聖旨賜高麗王冠服內一件冕
服九章朝覲及奉祀之服一件遠遊冠絳紗袍受陪臣朝見之服後至
永樂元年間臣父先臣恭定王諱欽蒙特賜冕服九章允遇 聖節正
至及迎接詔書奉祀等項時分欽依服用行禮外受陪臣朝見及其餘
迎接勅書常時視事合用冠服未蒙頒降恐違朝廷之制伏望 聖慈
所有各件冠服頒降服用便益其請童倉九察等仍舊安業奏曰正統

三年正月初六日陪臣李瀋賈捧到勅諭節該今得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童倉等奏比先其兄阿古與七姓野人讎殺今要將帶都督九察等及童倉家小與所管五百戶并高早化等五十家俱來與李滿住一處住坐緣本地方切近王國祇慮王不肯放如果九察等及童倉家小與所管五百戶并高早化等五十家見在即令人護送出境欽此查照得永樂二年五月間奉欽差千戶王脩賈勅招諭參散秃魯兀等十處女直人民欽此臣先父臣恭定王備洪武二十一年間欽蒙太祖高皇帝聖旨准請公嶮鎮迤北還屬遼東公嶮鎮迤南至鐵嶺仍屬本國事因差陪臣金瞻賈文奏達當年十月初一日回自京師欽奉勅書參散千戶李亦利不花等十處人負准請欽此臣今竊照童猛哥帖木兒率領管下人民久居本國公嶮鎮迤南鏡城阿木河地面臣祖先臣康獻王時授鏡城等處萬戶職事臣先臣恭定王時授上將軍三品職事附籍當差其後本人蒙授朝廷職事自此並無差撥收稅安業住坐近因七姓野人等將猛哥帖木兒父子殺了乘勝侵掠不計本國地方欲要奪占爲此本國開設衙門守禦以來將其拋下家小人民等撫綏如前本人等亦無告言搬移他處自在快活不曾有缺今欽見奉

再照本人等已前與楊木答兀結黨虜掠遼東所轄開原等處住居軍丁爲奴使喚所虜之人不勝艱苦往往逃脫前來本國隨到隨解共計八百餘名以此舍畜怨恨積有年紀比來童倉九察等所居地方切近本國所設衙門其被虜人口容易逃來益生恨心欲要搬移見今李滿住等讎嫌本國往來作耗兩相結搆會未解忿倘若本人等與李滿住一處聚居同心作賊本國邊患益滋不絕竊念小邦臣事聖朝以來累蒙高皇帝詔旨不分化外一視同仁又蒙太宗文皇帝勅旨三散等處十處女直人負准請所有童倉凡察等祖居鏡城地面皆在聖朝同仁之內伏望聖慈許令上項人等仍舊安業以安邊民不勝幸甚其進獻禮物黃白細苧布各二十匹黑細麻布五十匹黃花滿花席雜彩花席各十張人參一百觔雜色馬一十六匹 太皇太后 皇太后 並紅細苧布各一十匹黑細麻布二十四匹滿花席雜彩花席各八張 初護軍宋勉無子以其從姪宋盤爲養子勉妻申氏亦以其族趙雅女子爲養子盤娶金有良之女爲妻申氏不悅盤妻及勉死申益厭盤妻謂盤曰汝出金氏則我當以家財全付於汝盤以其妻有息難之不得已以而出之隨申氏同居者累年矣申氏遂踈已族趙氏全以家財

田民傳於盤宋申二族皆以祖上田民俱傳於外人遂嚙之趙雅亦以其女見踈尤忌乃相與宣言曖昧之事憲司劾盤棄妻之故辭涉疑盤答以情意不令棄之豈有他哉且以養母家婢作妾產兒其與申氏同居無嫌審矣憲司反復詰問清狀益疑盤不能對時憲司未能窮其情只以無故棄妻論罪而使之復合盤如前不顧其妻亦無改娶之意而還與申氏同住一家衣服飲食皆由申氏時人亦疑之後盤登第拜校書正字同憲府不署告身者數月盤具事由上言下司憲府覈實速署告身憲府請曰無緣棄絕有息正妻乃與有服從叔妻共居一家有違男女之別敗常亂俗污穢風教乞令攸司明正其罪以戒後來 上曰曖昧難知情狀未著固不可以是罪之且從姪自幼侍養則其同居一家亦無嫌矣可令出給告身憲府又啟曰盤無緣棄妻十餘年間共居寡婦之家其於男女有別之義不明士夫持身之道不謹而使外人疑之既得儒名而不知處身處家之道於國家亦將何補縱不罪之其可授職乎終不罪 告身至是盤又歷陳其事上言下議政府議之○丁未受常察視事經筵○傳旨計稟副使權躡越江後至連山把截路間使副使皆以微服間於軍士使他人不知為使副使又前此進獻馬驚於

野獸逃逸因此中路或有累日留連之弊今過湯站龍鳳兩站之間令軍士乘之以備不虞各於鞍子下著厚毛皮勿令傷破脊背○司憲府啓內資寺尹吳明義盜各官奴婢貢布准計銅錢五十六貫律當處死在逃未獲行移各道搜捕從之○戊申受常察○己酉地震○受常察○賜幹朶里指揮童末兒大等四人衣服笠靴○以李種善爲中樞院使李渲藝文提學鄭甲孫禮曹察判禹承範工曹察判宋頌中樞院副使高得宗柳漢僉知中樞院事○傳旨平安道監司都節制使或獻議云咸吉道布置廢幾備矣獨平安一道連年被賊沿邊防禦布置或未得其要也咸吉道則自會寧歷鍾城慶源至于慶興道路平坦不過二三日程而都節制使屯于鹿野歧等處則四鎮有變一日之內可及救援矣平安道則自閭延歷慈城至江界自江界歷理山碧潼逾昌城朔州至于義州險路傾仄騎不并行歷數十日然後乃至鄰邑相距近者一百五十餘里遠者二百餘里都節制使屯于江界以上郡則義州等處聲息邈不聞知屯于義州等處則閭延等郡聲息亦如是其能及救乎連年被戍不足恠矣昔者朔州江界各有萬戶皆以二品以上大將爲之崔永訕崔公拓張拓之類是已今慶尚道以地廣勢難相救故分

爲左右皆有都節制使以備不虞乞分平安爲左右道皆置都節制使
左道營于江界以援閭延慈城理山右道營于朔州以援碧潼昌城義
州則防禦有備而各盡其力可以屈人兵於不戰矣今大臣共議須議
政黃喜議分左右道並置都節制使其禦北狄似乎得矣若海邊有警
則其可又爲海邊別置都節制使乎古者江界朔州以大臣爲守將以
鎮服夷虜之心自今擇二品以上名將爲江界朔州守將都節制使則
依舊營于寧邊賊攻左則救左攻右則救右便益右贊成李孟昉議賊
之侵掠在瞬息之間隣邑之兵尚不及救雖並置都節制使其能及援乎
乞依黃孟議施行叅贊崔士康趙啟生等議並置都節制使其計似乎
善矣然軍馬數少難以分屬雖以宰相爲將若無軍馬則實爲無用依
舊施行何如左贊成申棨議或者之議似得其要姑令試驗何如又有
獻議者曰並置都節制使似乎未便但當沿江別置郡邑相距不遠割
閭延之東無路口子等處義州之東清水口子等處別設官邑以固藩
屏而使爲戰守相救又分沿邊大官特稱爲江界閭延道朔州義州道
擇有智勇二品以上者爲節制使江界則稱江界閭延等處節制使兼
判江界府事朔州則稱朔州義州等處節制使兼判朔州府事時時巡

察所統郡邑防禦能否而都節制使則依舊統治以乎便益論議不一
莫知其安卿等一處會議熟思便否以啓○禮曹啓維桑與梓必恭敬
止慶興德安兩陵遷移雖以然遺趾尚存且先王之神以安之處故
傍人夢寐之間或有聖神者存雖遷徙之舊基不可不敬重勿令牛
馬毀污亦令栽松培養令旁近里正長春秋禁火毋使常人埋葬從之
○庚戌受常祭御經筵○議政府據兵曹呈啓江界以上三邑相距二
日餘程道落險阻雖有賊變難以及期相救且人民列居江邊而入堡
邑城無馳騁救援之處上項三邑赴防南道馬兵除馬匹赴防其中自
願騎持者聽理山以下四邑非江界以上之例不可無馬兵也須以馬
兵入鎮隨宜應變試驗從之○辛亥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溫甫堂哈遣
子安充哈等十二人月下遣阿下大等五人周兒看兒狄哈指揮所下
大及倭人藤觀心使送相和尚等五人宗貞盛使送三郎左衛門等二
十人來獻土宜上引見安充哈曰冰雪之時險遠道路汝輩辛苦而
來矣安充哈對曰父及酋長遣吾輩來朝上曰汝輩好意予已悉知
之安充哈叩頭而退○御經筵○傳旨京畿監司當初讓寧大君之居
外方也所在官差人禁防故至今因循不廢今後除禁防○前此傳旨

咸吉道都節制使百戶高早化疑是馬自和然自和之職非百戶也指揮同知也且高馬二字之音不相近予疑之使人問於馬波羅曰高早化女直也素居縣城底移居開陽城三十餘年於永樂年間楊木答兀一時出來今居吾弄草其管下同類人二十餘戶一處完聚而其管下之散處訓春等處者十五餘戶諸處散居人共五十餘戶果如馬波羅之言則道內有管下久居人卿何不知之其更問以啓至是回啓曰東良北住都指揮同知劉卜兒看因謁小臣而來令留一月問高早化稱名人有無及九察童倉所管戶數答曰高早化者受中朝百戶之職楊木答兀一時出來今居會寧吾弄早其同類人二十餘戶前年賜我聖旨有曰高早化與管下五十戶招安臣聞此言然後始知其入本末然高早化非衆所共知人與同類雜處管下之人不得役使與尋常之人無異故臣亦至今不知矣卜兒看又曰九察童倉管下一百四十戶也會寧土官崔自汶曰九十九戶正軍申貴常曰九十六戶會寧節制使朴好問曰二百五十九戶諸人之言不同臣之所見與劉卜兒看之言相合然山谷間散居戶數難以詳知大槩卜兒看之言信然馬波羅解文字者也九察管下人口戶數高早化根脚所管戶數與其居處

必知其詳矣○壬子受常參御經筵○命入 太祖康獻大王實錄○
初賊數百人寇碧團口子焚其木柵而還知碧潼郡事辛晉保即率數
十騎越江追逐不知彼賊所在深入三十里之地賊伏於草莽前後夾
擊自辰至申相戰晉保軍潰或見殺被獲或逃奔只以十餘騎聚登一
危壁皆棄馬殊死戰矢盡力窮碧團副萬戶許惟剛中箭見獲賊以爲
亡將踊躍急攻重圍而進晉保等倚大樹以拒之命在須臾然發矢不
虛罵賊不已賊畏其驍勇不敢進逼相持久之會知昌城郡事金自雍
聞變馳救角聲遠聞日亦昏暮賊解圍而去晉保軍得還其不返者幾
半彼衆我寡賊雖有中箭者即救急之卒無得一人賊獲我軍則必割
勢曰此產人之物也其殘暴如此事聞遣朝官問之慰軍民執晉保來
囚于義禁府鞠之獄官以晉保不度賊之多少即率單軍深入彼土以
致死亡按律失誤軍機當斬三覆啓 上命減一等決杖一百流三千
里乃充軍于慶源府依金允壽趙石岡例赴防晉保勇而無謀以致
此敗上聞之曰晉保雖輕敵致敗當今邊將之任如晉保者難得都承
旨幸引孫應聲譽之不已 上曰無乃卿之同姓乎對曰小臣同姓然
踈族也 上曰此人謀略甚濶當其拜辭言曰李滿住可易執致雖誘

之飲毒猶可取子知謀拙而止之曰不可如此爲謀也因多方以誘之
大抵將軍之氣必如此可矣故遣之今乃有此敗○議政府據兵曹
呈啓黃州人崔涉金球等自募赴防于江界今已滿限又欲仍赴防乞
從其願仍令赴防陞品叙用從之○癸丑受常叅視事經筵○議政府
據禮曹呈啓向化女直時家老也叱大等給衣服笠靴糧料家舍家財
鞍馬奴婢仍令娶公私婢嫁良夫所生女爲妻今後向化人有娶妻者
例給嫁良夫所生女永爲垣式從之○甲寅日暈○受常叅御經筵○
二月乙卯朔上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溫兀狄哈加堂哈遣指揮厚時
波等五人來獻土宜女直指揮於郎哈等四人辭並引見于殿內上
謂厚時波曰汝等不遠千里艱苦而來予乃嘉之謂於郎哈曰汝於
遠路艱苦回還厚時波等叩頭曰我等無他意但願至死歸順爾○宗
貞成遣人來獻土宜○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忽刺溫當四鎮新設自來
朝見誠可喜也然來者甚衆則其供億之費不貲卿知此意好謀布置
忽刺溫上來之時其酋長支黨爵秩高下部落強弱細聞並達其不宜
上送人則卿於其處隨宜慰遣○御經筵○議政府啓各道流亡移徙
謀避本役平民及公私賤口限今年十月晦日許今見告來已未年農

前還本限內不告里正長切隣按律科罪流亡之人科罪後還本許接
戶首則於平安道全家入居從之○議政府據戶曹呈啓路邊各官居
民轉輸倭人所持銅鐵人馬俱勞其弊不少以典農寺綿布正布買
餘紬分送三浦客人賣來銅鐵隨即貿易入于各官於貢船上來時
並載上納以除民弊又令京外自願貿易者皆赴浦所貿易其挾持禁
物濫行買賣者令其官守令檢察從之○命領中樞崔閔德今後門外
行幸依礪山府院君宋居信例隨駕○丙辰御經筵○禮曹致書于對
馬州太守宗貞盛曰貴州使送船騎坐人名不曾定數緣此每一船或
四五十餘名小童婦女亦併載來實爲煩弊自今中船二十名小船十
五名以爲定額賣來之狀明白填寫以禁冒濫如有數外濫騎人名不
許給糧○丁巳幸東郊觀放鷹○戊午受常參○賜向化童理童山衣
笠紗帽靴套○己未受常參視事○司諫院啓曰六典東班六品西班
四品以上三年一次不拘時散依元典科目例每科各舉一人如有徇
私認舉貪汚亂政害及生民者按律科罪無有或貸又云無保舉而或口
傳別坐或除授官職者若坐貪汚不法則依罪及舉主例科罪掌選者
今安保海金相郭保民吳明義李正文梁歧康勸善李仲孚許樞等俱

犯贓罪其保舉人及掌選者並劾科罪從之○以韓采里都督僉事童
兀察子阿下大童於虛里子所老加茂為護軍因來朝而請故授之王
時家老王也叱大為副司正此二人自婆猪江投化者也○庚申御勤
政殿受朝兀狄哈早化等九人來獻土宜引見于殿內○命今後忽刺
溫兀狄哈上來則酋長各人姓名職秩高下部落大小強弱四方鄰境
種類風土所產等事令禮曹無遺細問謄寫以憑後日叅考○辛酉
受常祭○取進士申叔舟等一百人○傳旨刑曹僧一麟中宫外祖安
天保近族曾以奴婢施納于檜岡寺以無施納文券沒于官然此元是中
宮祖上奴婢移屬內需司○壬戌受常祭御經筵○癸亥幸慕華
館觀射毛毬擊毬賜優等者劍各一○傳旨兵曹今後闕內侍衛及禮
行外講武及無時行幸侍衛甲士著甲時裏衣青色及雜色中任意穿
著○甲子受常祭○乙丑上御勤政殿放進士榜如儀進士皆服
黑團領冠儒巾遊街三日如生負例○傳旨刑曹議政府乃百官之長
體統所在非自己所犯則攸司不宜擅劾今憲府欲招政府吏糾察堂
上政府以無前例不遣憲府又擅劾舍人且政府有憑考擬議之事招書
吏取文書又不輸送其覈以聞因政府啓也○丙寅受常祭視事○日暈

○命辛引孫議于政府曰銅鐵非本國所產且切於器皿故工匹爭銷錢文或潛出境外以此國家鑄錢多而散在民間者不能什之一其勢必將盡而後已誠爲可慮水鐵本國之產且無銷鑄出境之弊鑄鐵錢以代銅錢何如僉議以啓領議政黃喜等曰水鐵之產無窮而錢無銷鑄之患可鑄以代銅錢昔用楮貨之時他無可用之處民尚興用况此鐵錢乎京外大小各戶散在銅錢無遺還取明白置簿各以所納之數依時直給價京中則漢城府外方則守令限日收納如有隱藏後現者以私鑄錢律科罪有故過限而自首現納者免罪匿三十文以下則以違令科罪擇各道產水鐵處置鑄錢所水鐵匠有巧性人皆屬鑄錢所有能鑄造者全免他役 上曰後日更議○丁卯受常察御經筵○井邑縣監黃陸辭引見曰本道比因飢饉民生可恤徃盡乃心平糴薄賦以恤民生且刑罰失中民無所措手足徃慎哉○忽刺溫指揮月下都督塔失千戶番止都督所音巾指揮甫堂哈通吐加當哥兀狄哈太愁都甫老等賜物有差○戊辰御經筵○刑曹劾憲府官吏以啓命左遷執義李壘罷持平鄭孝康餘皆勿論壘答劾書曰知有君上不知有權臣孝康答劾書曰政府羅織啓聞語皆不順故也○召

政府及六曹判書左議政致仕孟思誠議用錢幣米布之策趙啓生崔士康議曰勿用銅錢用鐵錢而兼用米布沈道源議米布銅錢從民情願孟思誠成抑鄭淵皇甫仁議銅錢尚不樂用况鐵錢乎楮貨尤似難行宜順民心復用五綜布倘曰利權在下其餘絲紬正布皆出於民間獨以五綜布為利權在下恐亦未可也河演曰前此用錢之議臣亦與焉其時獻議諸臣皆以為末世良策焉知今日有此弊乎今雖鑄鐵錢必不樂用既往之事已然將來之弊何疑宜從舊俗復用五綜布許稠安純申槩李孟昉議曰錢貨國家之寶銅鐵非本國之產國家用度無窮而銅錢勢必難繼水鐵本國之產宜用鐵錢又議于承政院辛引孫曰錢楮有更改之煩勞民之弊用五綜布則國無一人之役一升之費將家給人足歷萬歲而無更改之弊李堅基金墩李季隣成念祖曰吾東方與中國風俗頗異物貨所聚有錢有鈔皆可通行然皆弊生於終代有沿革國初因高麗之舊用五綜布未見其弊獻議者慮利權之在下而請用楮貨又患楮貨之民不興用而代以銅錢今又慮銅錢之弊而議用鐵錢不數十年間屢更而弊隨之是知錢楮之皆終有弊而布貨之萬歲無弊也鐵器雖如釜鼎之大物小有破毀則他無可用布則

雖極破壞皆可用也且官無監督之勞民有樂用之利今鑄鐵錢則必
廣置鼓鑄之所勞民傷財亦且不少矣許令中外用五綜布限其興行
權用銅錢弛其銷鎔之禁則銅錢自無布自漸興矣權採曰懋遷有無
民生所資然布帛不可以尺寸分製穀粟不可以斗升糜費故先王制爲
錢幣以無用之物通有用之物以權斂散以均貧富立法之意誠深遠
矣今廢錢法用五綜布縱民自爲利權四散國家專無管攝臣切以爲
不可况錢法之行久矣民皆熟習心志已定又變新法民必浮動請鑄
鐵錢以補銅錢之用不必大張右所煩民督役且如異時司鑄署鑄錢
之例漸次鑄造兼行銅錢於收稅收贖之時以鐵錢爲主則銅錢自盡
而皆爲鐵錢法每變更之煩民無銷鑄之患○己巳御經筵○領議政
黃喜辭職曰伏聞執義李壅答刑曹之劾指臣等爲權臣持平鄭孝康
謂臣等羅織請罪誠惶誠懼措身無地臣切惟誠如臺官所答臣等當
受權臣之責羅織之罪伏候廢罷左贊成申槩右贊成李孟昫左參贊
趙啓生右參贊崔士康等辭職曰人臣之罪無有大於罔上而弄權今
臺官或以臣等羅織罪名或斥之爲權臣羅織啓聞則罔上也權臣則
弄權而亂政者也臣等負此重罪措身無地惶恐待罪臺官之論其

心不止於此實爲臣等不厭人望而敷也乞罷臣等職令集賢殿官還
給其第○以李承孫爲司憲執義康晉持平○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宗
貞盛使送船隻已令平均分泊於乃而浦鹽浦富山浦等三處尚不分
泊皆泊於乃而浦更行通諭使不得如前到泊自乃而浦至京城分爲
二路一路自昌原經由昌寧星州金山沃川清州鎮川竹山龍仁渡漢
江入京一路自密陽經由清道聞慶延豐槐山陰竹利川廣州渡廣津
入京富山浦鹽浦到泊客人合爲一道自慶州經由永川新寧義興義
城安東榮川基川丹陽忠州驪興陽根平丘入京令其道監司臨時酌
量分道上送從之○禮曹致書宗貞盛曰貴州及日本諸鎮使送船與
興販船分泊於本國富山浦鹽浦乃而浦等三處再三通諭今猶會泊
於乃而浦煩擾未便今後照悉前論事意嚴加禁約應有出來船隻於
上項三處平均分泊毋得似前雜亂爲幸○庚午御勤政殿受朝○辛
未御經筵○月蝕○壬申幸東郊觀放鷹○癸酉御經筵○禮曹進日
本圖初檢校察贊朴敦之奉使日本求得地圖而還仍誌其圖下以贈
禮曹判書許稠稠遂倩工粧續以進至是 上命禮曹改模以進仍命應
教柳義孫誌之敦之誌曰建文三年春予奉使日本聞備州守源詳助

國之名士有徃見之志源先來請見勞慰甚厚予因請看其國地圖源
出而與之圖頗詳備宛然一境之方輿唯一歧對馬兩島闕焉今補之
而重摸云義孫誌曰日本氏國于海中距我邦遼絕而其疆理之詳莫
之能究建文三年春檢校叅贊議政府事臣朴敦之奉使是國求見其地
圖而備州守源詳助出視家藏一本獨對馬一歧兩島闕焉敦之即令
補之摸寫而還永樂十八年庚子持贈于禮曹判書今判中樞院事許
稠稠見而幸之越明年辛丑遂倩工粧績以進第其爲圖細密未易觀
覽宣德十年夏五月 上命禮曹令圖畫院改模仍命臣誌其圖下臣
竊惟天下圖籍固歷代之所重况隣國形勢乎今按此圖雖若踈濶然
內而國邑外而諸島布置之規模區域之大略瞭然於一幅之間不待
足履目覩而可考也于以見方今王化之無外也是宜藏之以傳永世
云○改搆興天舍利閣役僧軍六百名又加防牌補充軍皆給三時料
且令曰僧人自願赴役者滿三十日則給度牒資糧自赴者滿十五日
則給度牒於是四方僧徒無少無老畢萃京師其幼者本無度牒其壯
者將欲受度牒以賣其聚如雲更相遞代不可勝數興天寺不能容皆
舍於寺之近傍閭閻與民雜處以判中樞院事安純知中樞院事成達

生爲提調又以軍器監提調判中樞院事李順蒙爲提調監督其事都人稱日齋以飲食供饋者絡繹不絕其日齋爲名者或限一日或限一時皆以飯僧也或一、二家或四、五家或數十家共辦人爭趨造之官者與別監時有以 上命多賫饌物往饋之諸大君諸君及宰樞之佞佛者富商大賈皆盛備饋餉焉其所饋飯餅皆以盆爲數一家所供幾至百數積之如山其饋餉也樂工俳優之徒多裹循行奏樂以娛之名之曰音聲供養僧徒踊躍於路曰彌勒世界嘗自此而生矣識者嘆之是時僧徒自願造成館舍橋梁而受度牒者益多各於役處朝暮聚立焚修唱佛祝壽梵聲四達行路駭愕禮曹郎廳一人掌給度牒日亦不足於是公私賤口及避罪逃脫者避役亡命者皆得爲僧冒稱祖父受度牒禮曹但考父與外祖不係賤人則行署而已雖在外方僧但遺縣布以資其役則皆受度牒或加數錄名濫受度牒以賣於外方其直絲布三四匹官亦知之不以爲恠○議政府據禮曹呈啓倭館野人館依迎接都監例設官給印常置不罷倭館則稱東平館監護官野人館則稱北平館監護官 從之○甲戌受常察視事經筵○取生自崔清江等一百人成均直講裴閑參試有不公之迹爲時所論左遷教授官○議

政府啓謹按歷代班祿之制或給祿或給俸其給祿也元魏每月季陪家給以春秋二朔唐貞觀二年制春夏二季春給秋冬二季秋給隨時損益不相公襲我國因高麗舊制初番正月二番七月欲令兩都目除職者並皆受祿其勸士養廉之意至矣然初番之祿廣與官常無所儲必須忠清道歲前收稅漕轉庶足頒賜之數故忠清之民每年未穀未熟損實未驗之前備納其稅由是秋收秋耕以至拾粟皆無違暇且雖損而從實收稅者頗多不無冤抑又於每年十月漕轉或值颶風覆沒或因冰合不行一道之民積年受弊不可勝言永樂七年獻議者上言頒祿之法因循前朝分爲二番受祿者不及正七月則雖累朔從仕而未得受祿似爲不均願自今年頒賜之數分爲四番每於四孟朔頒賜太宗依允而未及施行今遵太宗遺意自來己未年爲始計一年頒賜之數分爲四次每於四孟朔頒賜以均仕者之祿又令忠清道依他道例損實後始自正月收稅漕轉從之○慶尚道金山等五十四邑地震行解恠祭○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今後野人倭人賜給苧麻布用八升以下長三十五尺從之○乙亥御勤政殿受朝宗貞盛使送衛門四郎等三人元良哈尚哈等四人幹朶里馬仇波等五人來獻

土宜○司諫院右獻納裴扛啓曰興天舍利閣祖宗所創雖當修葺然
今當凶歉稱爲日齋士女爭持饌具絡繹不絕或棄所饋餘物其爲糜
費莫甚請禁日齋 上曰邇來雖云凶歉其齋僧固非虛棄乃饋役人
也何傷於義且禁日齋亦末節耳時人議曰連歲饑饉民皆餓殍忠清
一道之災不可勝言當此之時大興土木上自朱門下至黎民多費米
食以爲日齋有言責者所當犯顏諫諍也然以區區日齋爲言真 上
之所謂末節也後不免舉生之譏不亦宜乎○丙子受常參御經筵○
召舍利閣提調安純成達生等曰此閣乃 聖祖所構不可頽廢肆命
改造非必侈麗欲其牢實卿等當盡心措置雖經久勿使傾危○丁丑
御經筵○平安道都節制使李歲上書曰臣以不才忝承重寄來莅于
茲不能使賊不敢侵侮而反受侵犯之禍今碧潼之變雖辛晉保之妄
動亦小臣威令不行耳臣念至於此心切痛憤臣又覆思之自野人橫
釁以來我之受挫未有如今日者也備防自治雖寡怨之道禁暴誅亂
亦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臣謂近者投化野人預先厚待以過其望其中
也叱大童山等皆能射者而耶叱大則本居賊魁之里山川道路靡不
周知儻或生變庶可自脫於三月晦時以此二人爲導授壯勇死囚三

人晝隱夜行潛形入去審窟穴若仍居則可圖後事願 殿下將此
意詢諸耶叱大童山等人如其應募則預送本道幸甚○戊寅 命典
醫副正金麗生往黃海道治黃州鳳山等處惡疾○已卯御經筵○御
勤政殿放生負榜如儀生負額數本百人今取九十九人以舉生金智
中於會試日誤換李紹生名紙書其所製文紹生知之欲改正則智中
書已過半紹生乃書智中名紙皆不告于試官智中中試紹生具辭上
言令司憲府劾之憲府劾啓曰二人互相換書不曾告于試官榜出之
後越次上言皆爲不當今若追改則挾詐之弊漸不可長宜并罪之牧
其卷子 上原其罪只收卷子以此欠一人○庚辰御勤政殿受朝○
宗貞盛使送佐衛門二郎等十三人宗茂直使送藤二郎等二人宗濃
使送六郎左衛門等二人故藤七子藤九郎等二人幹采里童亡乃等
十九人獻土宜○御經筵○司諫院上疏曰臣等伏聞修葺禡教兩宗
之命而未究事由敢陳不可乃命之曰興天興德兩宗皆是 聖祖所
創不能忍視頽廢臣等俯伏聞命未敢再請遷延至此今當興天修治
之日城中士女爭持餅飯絡繹不絕赴役僧徒食之不盡積之如堆此
無他愚民不識 上意但惑於釋家之誑誘耳夫釋氏之惑民其來已

久國家堤防雖爲嚴密民之趨向嚮然未已一開其端洽然風靡且士
女上寺之禁著在令甲都中之女無老無少皆稱日齋公然詰寺日與
僧徒混雜無間臣等目擊駭愕不容含默前日請未蒙俞允臣等以謂
赴役僧徒曾受米布軍人皆有俸祿又受日料何須外人供饋若此不
禁非唯公私虛費異端復興之機婦女上寺之漸將自此而始矣况京
師四方之表都人如此外人之効尤未易禁遏此臣等爲盛朝慮也今
者又下教旨曰赴役僧人三十日准役者給度牒臣等謹稽元典度牒
之法雖良家子弟有願爲僧者納布百匹然後給度牒出家有役人一
皆禁絕其法甚嚴其慮至深不可輕改近年以來京外公處營繕僧徒
許令給牒者所以重農民代其力也特一時之權宜而已舍利閣雖是
聖祖所創實是佛宇乃僧徒自家事也果以其道爲是則固當子來趨
事經營不月何必給牒勸費而後樂趨赴功乎其於 祖宗禁民逃役
立法之義何如伏望上遵 祖宗之成憲俯循臣民之至願命攸司禁
其士女日齋之費還收僧徒給牒之命公道幸甚不允○辛巳御經筵
○傳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葦自古將帥皆有褊裨以佐戎事故近者依
古事東西兩界元戎募府特置經歷以爲僚佐其道經歷李鳴謙年少

氣銳且有文武之才而卿之所薦也自今幕中之事無小無大並令參謀決定○壬午受常參御經筵○傳旨司憲府二品以上大臣雖未滿七十率皆老病宜令養病而治事朝雖患疾服藥調理日出氣和則平復者多矣近例劾不進常參而仕本司者故大臣未及常參則例皆移病非予優待大臣之意也今後二品以上有故不進常參而仕本司者勿復劾問○司憲府啓兼知刑曹事及議政府檢詳皆令例進常參從之○癸未受常參○議政府據吏曹呈啓東平館及北平館官員時散三品以下六品以上通稱監護官每一館各置監護官三人錄事二人其三人內一人例義禁府官員兼差從之○議政府啓平安咸吉道都節制使道醫官無論功叙用之法亦無箇月期限今後褒貶等第滿二期叙用從之○送小行瀾及瀾籌通議小日影于義州○甲申受常參衙經筵○出 太祖康獻大王實錄還藏于春秋館○三月乙酉朔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温安充哈等十二人都司月下使送阿下大等四人 大愁使送都乙赤等二人通吐使送蘇里應哈等二人加多哥使送好心波等二人都乙甫老使送伊里應哥等二人都督答失里使送早化等六人所音巾使送法提等三人辭並賜鞍馬衣服有差○傳旨咸吉道

都節制金宗瑞慶源節制使李澄玉今遭母喪而來百日後欲令起復還任其未還之前卿宜兼治慶源如有事變隨宜布置防禦○議政府據禮曹呈啓乃而浦到泊上京還歸倭人等皆浴於東萊溫井故枉道馳驛人馬俱困今後乃而浦客人則浴於靈山溫井富山浦客人則浴於東萊溫井以除枉道之弊從之○丙戌受常參御經筵○議政府啓黃海道惡疾大發始於黃州鳳山蔓延于載寧信川文化長淵等地殞命者頗多民生可慮古人災迫者則靡神不舉常行厲祭節氣今雖已過依厲祭例令其官守令親行祭之從之其祭文曰噫人鬼之一理兮惟幽明之有異苟秩祀之合禮兮何孽禍之爲崇願民生之不幸兮闔一境而遘疾爰轉轉而相染兮勢蔓延而莫遏嗟生靈之殞命兮材野爲之肅條是必冤魂與滯魄兮氣未散而爲妖念予今爲地主兮心鬱結而忡冲薦行潦以昭告兮庶爾神之感通神其不昧兮歆此一爵俾無災厲兮轉禍爲福底一境之寧謐兮置斯民於壽域○議政府啓生負進士試乃有司之事非殿試之比其卷子不宜用信寶自今宜用禮曹印從之○上謂都承旨辛引孫曰古昔帝王親覽祖宗實錄者頗多且孔子作春秋至於定哀朱子於中庸論神宗昭穆之制曰考之史籍則人

臣亦觀當代之史矣唯唐太宗欲觀國史褚遂良朱子奢等以為不可文宗欲觀史魏謩鄭朗亦以為不可然此皆觀當時之史故臣下以為不可若 祖宗實錄則觀之何害昔我 太宗欲觀 太祖實錄下季良等以為 太祖實錄修撰甚善皆直筆也今 殿下進而賜覽後人皆疑反為不信之史矣 太宗不果見及予即位欲修 太祖實錄大臣或以為但具史草以傳則後世自當修史今不必汲汲且不宜以宰相監修予以重事故竟命宰臣修之子又念子孫不知 祖宗事業將何所監欲以觀 太宗實錄議諸臣僚柳廷顯等以為監于成憲善繼善述實為美意乃得觀焉今又思之若非當世之史則監觀成憲祖與宗何別既觀 太祖實錄則 太宗實錄亦宜觀覽議諸兼春秋大臣黃喜申槩等皆曰歷代人君雖有觀祖宗實錄者恐非可法也唐太宗欲觀史褚遂良朱子奢等以為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或有飾非護短史官不免刑誅則莫不順旨全身千載何所信乎臣等之議正與此同此數臣皆謫名臣其言必有所見且 太宗事皆 殿下所親覩若以為法戒則歷代之史備矣何必今之實錄乎况 祖宗之史雖非當代而撰修之臣今皆在焉若聞 殿下省覽

則心必未安臣等亦以為未便。上于果覽○傳旨咸吉道都節制使
今卿啓巨兒帖哈族屬未知國家厚對屢問生沒若遣愛子於本土則
彼必明言之矣父母在此其子安有不還之理然巨兒帖哈招還京城
雖賜瓦家而衣食僕從亦足矣但來京未久時尚未着安心樂生之迹
且其子年幼又患瘡疹纔得差愈氣不如舊且欲擇富家之女為妻而
時未娶之不可送於此時也近來野人到京見巨兒帖哈而還者多矣
且妻姪金古乙道介今往本土巨兒帖哈子孫親族必當傳聞其實矣
故巨兒帖哈之子欲待娶妻入送卿其知之○命慶尚道監司賻李澄
石澄王母米豆共二十石紙六十卷棺槨○丁亥御經筵○傳旨吏曹
咸吉道慶源慶興乃 祖宗興王之地而分為會寧鍾城並皆新設之
鎮允百規模宜當營建第緣境連彼土專以防禦為重居民不得上京
從仕故不習朝章不知大體因此習俗不厚今既簡選子弟來京祇用
又置京在所以察風俗仍命宗親主之以晉陽大君瑒主慶源安平大
君瑢主會寧臨瀛大君璆主慶興廣平大君瑛主鍾城各撫本州之事
永為北方之藩翰○議政府啓諸壇廟及陵寢掌掃除者仍高麗舊制
稱上所殊無意謂謹按周禮春官守祧奄八人夏官隸僕徒四十八掌

五寢掃除糞洒之事祭祀則修寢乞略倣周禮上所改稱守僕從之○
 平安道都觀察使朴安臣以年滿七十上箋辭職不允○議政府啓朔
 州節制使擇有智略武才二品以上差遣備禦以為恒式從之○議政
 府啓野人等請糶於咸吉道都節制使答以非我擅給若懇請則或給
 一斗或給二斗開寫其數轉報監司給以國庫之儲從之○戊子受常
 察視事經筵○傳旨禮曹簡儀臺專為候察天氣以授民時旁置圭表
 渾象渾儀皆是觀天之器別差官員以候天文并長久之計今後令書
 雲觀主之每夜五人入直以候天氣○命春秋館考 太宗開闕 太
 祖實錄有無以啓考之無有是事○己丑受常察御經筵○正朝使漢
 城府尹柳季聞回自京師○惠順宮主李氏卒賻米豆共七十石○傳
 旨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前諭卿李澄玉還任間往鎮慶源今更思
 之童倉等今春不無移徙之勢卿宜耀兵會寧以觀其變可也然邊事
 難以遙度卿親鎮慶源為可乎卿在會寧姑遣朴以寧鎮慶源可乎別
 遣將臣以待澄玉之還可乎卿其商度以啓宗瑞回啓臣到會寧招翰
 朶里諸酋長饋餉贈遺慰悅其心因熟察之今春似無移徙之心且其
 老小亦爭持牛酒饋臣其誠款陪於前日臣別遣人覘之其修家舍治

田土一如常時會寧去年早霜未獲臣若以留不無供頓之弊且慶源亦有南訥兀狄哈聲息故臣又到慶源防禦會寧慶源相距不遠一日之間可能徃來臣心以爲待童倉等回還若有移徙之狀臣徃會寧耀兵示威若無移徙之狀常留慶源隨其事勢或會寧或鍾城循環防禦則一邑無獨受供頓之弊而防禦亦得矣前承傳旨已令補以寧專掌慶源軍務若澄玉百日後還任則他將臣下來恐有煩弊○庚寅御勤政殿受朝○御經筵○以閔義生爲藝文提學李宣刑曹參判李孝仁留後司副留後金孟誠吏曹參判南智戶曹參判尹璠慶昌府尹金乙辛中樞院副使李恪慶尚道左道水軍都安撫處置使柳漢判羅州牧事姜進德司憲掌令李禮孫司諫院左正言尹士昫右正言○辛卯受常參御經筵○上與讓寧大君及宗親宴○命還給李寧商職牒及科田○傳旨平安道監司加送計稟使迎逢軍士孟恐婆猪江野人乘時標掠也○宗貞盛請放還犯禁拘囚伊集院船主左衛門五郎禮曹回荅曰左衛門五郎非徒貿易禁物潛奸有夫婦女拘囚覈問已曾放回○壬辰御經筵○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司禁等每於入直日多稱身病忌日故不入直侍衛踈虞令其番節制使上項雜故逐月磨勘具錄報曹

本曹每於歲抄罷黜多病者以爲恒式從之○咸吉道監司都節制使
啓曰對人既受中朝之職又欲受本國之職者指揮以上依國初例除
散官隨其所居地面或稱都萬戶或稱萬戶副萬戶似無妨也既曰遙授何
比擬於堂上官其子弟之欲授職者依臣等前日所啓施行○議政府據
禮曹呈啓東平館有二所而其初難於揀辨在東者稱東平館在西者稱西
平館其終因以爲號其稱西平館者殊無意謂自今在東者稱東平館一所
在西者稱東平館二所從之○癸巳受常察御經筵 上謂承旨等曰
予聞濟州多產牛今只貢馬而不貢牛近見 太祖實錄有云濟州歲貢
牛馬至何時而廢貢牛乎曩者予欲立貢牛之法時有一二臣請止之
乃寢卿等考其廢貢之由以啓○乙未御勤政殿受朝御經筵○丙申
受常察視事經筵○教議政府古昔帝王每下求賢之詔益弘理國之
規周之鄉大夫考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漢之州郡察孝廉茂才而辟
舉之與科目之士同於擢用此得人之多而後世之未講也我國家以
科舉取士而無德行選舉之法浮躁爭競之風漸成淳朴廉讓之道幾
息以此成風漸不可長也如有持身方正有節氣廉恥者立心慷慨能
直言極諫者與夫士行卓然素闢於鄉者才藝特異見信於人者京中

漢城府外方監司守令常加搜訪不計職之有無不拘數之多少具其
行迹悉皆申報無則不須強舉有則期於必薦予當付諸有司叅覈叙
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舉一國之內何患無人第恨求之不誠薦
之不謹爾其克體興賢之意庶幾成化俗之風○議政府啓監察皆請
常叅因此事多稽緩請依六曹郎官例只令直宿者詣常叅從之○司
憲執義李承孫啓曰勿加舍利閣役僧且禁日齋 上曰所言是矣然
役事幾畢不可禁也日齋之設人自為之安可謂糜費而禁之○省昭
格殿副提調一別窰提調一分禮賓寺別坐一惠民局別坐一濟生院
提舉別坐各一東西窰判官各一迎接都監使副使各一判官二樂學
別坐二別窰別坐二○議政府據吏曹呈啓鏡城府乃都節使本營也
屬於他官未便稱為界首官本府以北鍾城慶源慶興今加設富居並
皆屬之從之○丁酉受常叅視事經筵○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自設科
舉以來及第賜紅牌用全幅雜科亦令有司給紅牌用半幅獨生員進
士無牌叅詳古制唯及第稱賜及第出身然生員進士於入仕之時實
與門陰同不可不給牌其制不可與雜科同宜用白紙半幅書曰第幾
入某姓名又填日月仍安大寶庶合事理從之○戊戌受常叅○司憲

府大司憲安崇善等條陳時事一續典允欲告宥者先告該司如不究治告于憲府又不究治乃更擊鼓其不究治者越訴者按律坐罪誣告者反坐立法甚密防奸至嚴近來越訴誣告者特從寬典不即科罪故一人以一事累次擊鼓詞訟浩繁非所以伸冤乃所以長惡也自今越訴誣告者及不錄主掌不受之辭者依律論罪則成憲不虧姦邪自退而獄訟簡矣一中外死囚幾至數百鬪毆之囚居多蓋人情不懲於前則不戒於後小有忤意即相鬪毆爲同里者如秦視越或閉門不救或往挑之以致殞命風俗薄惡寧不惻然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使之相救相保以成雍熙之俗今管領正長即古者比閭黨族之遺意也京中管領曉諭法令如有鬪爭告官痛懲故未聞有鬪死者外方正長之任率差僕隸之徒誰肯畏忌今後各官里正長擇差有職有識者常加告其教恃力忿爭者即拿告官痛懲以法若正長知情不告以致鬪死者按律罪之則人不犯法矣一姦吏之爲民患尚矣老於鄉曲習於剝民或影占百姓多置農場恣欲無忌榮獨之民含冤負屈誠可恤念謹稽元典外方鄉吏多方作弊窮推典刑廣示其次科罪續典又曰惡鄉吏許人陳告御史之法備矣爲守今者視爲文具遂使良法不行而猾

吏肆毒民之受弊不可勝言自今許令品官與拔生告之一依六典痛懲其惡如有知而不告者按律科罪以警其餘議于政府只從擇定正長之條○中樞院使李種善卒字慶夫韓山人穡之子也年十五中壬戌科累遷佐郎正郎丁父憂廬墓三年鄉黨稱孝事聞立石旌門守淳昌白川驪興執義司諫參議代言陞仁寧府尹出爲江原忠清道都觀察使復爲仁壽府尹又以中軍摠制爲咸吉道都觀察使陞判漢城府事遷開城留後以疾辭閑居怡養殆十年是年拜中樞院事至是卒致吊致賻賜祭諡良景溫良好樂良由義而濟景子五季時季隣季甸季畹季町○已亥受常參御經筵 上曰興安君李濟 太祖開國元勳後雖獲罪予嘗親聞 太宗之教曰開國之時李濟之功爲大故後議配享之際予排群議而遂定不幸無嗣其功臣奴婢已曾屬公興安君及公主皆無奉祀之人甚可哀也今既有立後之法則此正國家特命主之者也今欲以李濟之弟李哉之子李閔爲後其家財臧獲已爲他人所傳不可追還今准元定功臣田奴婢之數特給田一百七十結奴婢并二十口依嫡長例立廟主祀仍屬忠義肅何如惟爾政府禮曹同議以啓僉曰允當從之○議政府據兵曹呈啓大明律文武官犯私罪條

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付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充摠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今犯杖罪軍士內職牒差等收取人則准餘職降差還仕罪至杖一百畢收職牒者及雖未至杖一百差等收取者本職秩卑無遺收取者甲士則依舊甲士例取才叙用罪至不叙者充定所居官軍役內禁別侍衛則以白身還仕犯徒流者各依徒流等數分地里遠近充軍以爲恒式從之○京畿善好驛還屬水原又以分行佐贊兩驛彫殘尤甚加給奴婢○議政府據工曹呈啓修城禁火都監每日巡行五部坊里禁火之令冢喻戶曉然火出不意矣如奔電及時救火甚難近觀救火之勢只賣火牌及不濕滅火子持水救火者少自今爲始每一統十家五家汲水五家持滅火子救火每一統汲水柱五滅火柱五本監署署給之後日救火之時憑考勸戒其餘救火器械依前例施行從之○庚子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温丐乙加茂無應巨等二人對馬島馬多而羅等六人來獻土宜○御經筵○命收正尹謙職牒及驅史謙夜入私奴二山家執縛二山妻以歸而奸之○興天寺舍利閣本五層今改造其規制丹雘皆依舊惟最下層補簷退壁使廣其內階臺欄墻皆增

舊制又高築外牆使外人不得窺覘常使近仗二人守閣門鎖鑰禁人
出入○議政府據吏曹呈啓針灸專門生每年三人叙用三醫司各用
一人其三醫司人當受職而因專門生遊鬼不得受職者依司諱院別
齋生例於六月都目遞差從之○宗貞盛請修補朽破船隻禮曹回咨
曰諭及船隻修補無前例難以啓達○辛丑受常祭○禮曹啓中宮胎
移葬時開基封室安慰祭奠物禮度神位向背令本曹參詳謹按文獻
通考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疏曰勾龍既爲后土又亦
配社故言后土爲社也由是觀之后土本是一神戊午年截胎儀設后
土五位無所依據且奠物兼用俗儀間於籩豆簠簋尤爲鄙野今依古
制參酌詳定儀註以啟前祭三日應行事執事官並散齋二日宿於正
寢致齋一日於祭所允散齋治事如故唯不縱酒不食葱韭蒜薤不吊
喪問疾不聽樂不行刑不判署刑殺文書不預穢惡事致齋唯行祭事
凡預祭者皆前祭
二日沐浴更衣陳設前祭一日有司掃除祭所設諸祭官次又設饌
幔皆於東方隨地之宜設神座於北方南向席以莞設獻官欵榻位於
南西北向設獻官位於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稍南俱西向北上
設贊唱者贊禮者位於獻官西南俱西向北上開於坎於壬地方深取

足容物設望瘞位於瘞坎之南獻官在南北向祝及贊唱者在東西向

北上贊禮者引獻官以常服詣厨視條濯省饌具及視牲克膺還齋所

脯後掌饌者率宰人割牲連皮煮熟祭日未行事前有司負祝板於神位之

右有地陳幣筐於尊所設香爐香合并燭於神位前次設祭器實饌具每

位各邁四在左為二行右第一行形蓋在前乾棗次之豆四在右為

二行左第一行菁藟在前鹿醢次之若土無者以其類充之簋簋各二在邊豆

間簋在左簋在右簋實以黍稷稷在黍前俎一在簋簋前實以豕腥九

也謂南爵三在俎前各有一實玄酒為一實清酒在西北隅設洗於東南

北向盥洗在東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中爵設執事盥洗又於

東南俱北向執尊壘篚罍者位於尊壘篚罍之後行禮祭日丑前五刻

丑前五刻即三更三點行事用有司入實饌具畢退就次服其服升設

后土神位版於座前三刻行事執事官各服其服贊唱者贊禮者先就

拜位北向西上四拜訖就位前一刻贊禮者引祝及執事者入就拜位

重行北向西上立定贊唱曰四拜祝以下皆四拜訖詣盥洗位盥洗訖

各就位執事者詣爵洗位洗爵拭爵訖直於篚奉詣尊所置於坫上贊

禮者引獻官入就位西向立贊唱者曰四拜獻官四拜贊禮者進獻

官之左自右有司謹具請行事贊唱者曰行奠幣禮贊禮者引獻官詣盥洗位北向立贊搯笏盥水悅水訖手不唱贊執笏引詣神位前北向立

贊跪搯笏執事者一人捧香合一人捧香爐贊禮者贊三上香執事者

奠爐于神位前祝以幣授獻官獻官執幣獻幣以幣授祝奠于神位前

奉香授祭皆在獻官之右奠幣皆在獻官之左授爵奠爵准此贊禮者贊執笏俛伏興引復位小頃

贊唱者曰行初獻禮贊禮者引獻官引詣尊所西向立執尊者舉罍酌

酒執事者以爵受酒贊禮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跪搯笏執事

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前贊執笏俛伏興

小退北向跪祝進神位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贊禮者贊俛伏興再拜

引復位小頃贊唱者曰行亞獻禮贊禮者引獻官陞詣尊所西向立執

尊者舉罍酌酒執事者以爵受酒贊禮者引獻官詣神位前北向立贊

跪搯笏執事者以爵授獻官獻官執爵獻爵以爵授執事者奠于神位

前贊禮者贊執笏俛伏興再拜引復位小頃贊唱者曰行終獻禮贊禮

者引獻官行禮如亞獻儀引復位贊唱者曰飲福受胙執事者詣尊所

以爵酌福酒又執事者持俎進減神位前胙肉贊禮者引獻官詣飲福

位北向贊跪搯笏執事者進獻官之右西向以爵授獻官獻官受爵飲

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於坵執事者西向以俎授獻官獻官受俎以授
執事者執事者受俎出贊禮者贊執笏俛伏與引復位贊唱者曰再拜
在位者皆再拜贊唱者曰撤籩豆祝進撤籩豆撤者籩豆各處贊唱者曰
四拜獻官四拜贊唱者曰望瘞贊禮者引獻官詣望瘞位北向立贊唱
者就望瘞位西望立祝以籩取祝版及幣置於坎實土半坎贊禮者進
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唱者還本位祝及執事者就拜位立
定贊唱者曰四拜祝以下皆四拜而出贊唱者贊禮者就拜位四拜出
○壬寅受常參視事○以朴信生同知中樞院事李堅基漢城府尹金
墩承政院左承旨權採右承旨成念祖左副承旨楊厚右副承旨許詡
同副承旨功臣嫡長皆陞資○慶尚道處置使李恪辭 上引見仍賜
將鑑博義○命給禮智信綱昇及鄭春民李叔喜等職牒又命放還文
斯鄭之仁等是日功臣嫡長在朝者皆加資除授故其收職牒者皆還
給流外者亦皆放之○傳旨咸吉道都節制新設四邑均是北方之巨
鎮然其中會寧鍾城慶源三邑尤為最緊人情專以三邑為慮而緩於
慶興其守金壽延年少且不更事大抵變生於不虞勿以慶興為緩○
癸卯之常參御經筵講左傳 上曰予於經史靡不歷覽且今老不能

記不須讀書今尚不輟者只爲觀覽之間因以起意施諸政事者頗多
以此觀之讀書豈不有益世子既讀四書五經通鑑綱目人主學問不
必該博然豈可以此爲自足而間斷哉中國語音亦不可不知宜令金
何三日一次詣書筵訓世子以直解小學及忠義直言雖讀二書難通
漢語豈不愈於專不知者哉○甲辰受常參○議政府據禮曹呈啓自
本遺失孩童有自願受養者則所居里名及孩童授受年月明白置簿盡
心救養仍令養子限受養人已身服役以報其恩雖公私賤口勿還官
主若無自願護養者則令濟生院依前例護養從之○以東部學堂爲
北平館以乳牛所爲東部學堂○乙巳 御勤政殿受朝○忽刺溫弓
狄哈弓乙加茂等二人翰采里千戶馬犬愁等二人辭並賜物有差○
上御經筵承旨許詡侍講詡啓曰臣常爲編修官竊見本館所撰高麗
史體例恐有未安自古作史有二體左氏年經國緯班馬國經年緯歷
代作史者皆倣班馬獨溫公依左氏者以其有本史也高麗李齊賢修
國史名曰史略乃略述理亂興衰之大槩欲爲當世之龜鑑耳然其意
而書未成至國朝鄭道傳權近河崙尹淮等相繼撰修皆襲齊賢之舊
失於踈略故更命增添然猶未免踈略之弊且不似歷代修史體例乞

依班馬更作紀傳表志以爲本史仍將尹淮所撰以爲史略則庶合古人作史體例 上即召知館事權躡問曰許詡所言何如躡對詡所言臣亦嘗聞但麗史本草踈略若分於紀傳表志則殊不似史記體例○司憲府上疏曰竊聞臣子之於君父克敬盡禮而已若不敬之心無禮之迹現於行事之間則王法所不赦古今之恒規也文斯嘗奸寶背恣行不義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雖蔽於中而不形於外尚欲論情而置之於法况已著之惡乎本府曾劾文斯以啓斯尚不悔過往來不輟略不畏忌其不敬之心彰彰明著又律該處斬第以功臣之後只收職牒削籍忠義衛黜之于外息至渥也未幾特命放還臣等恐姦惡之徒班所懲鑑且禮智信綱昇等不敬之罪曲從未減但收職牒亦已寬矣今又還給職牒用法過輕伏望亟收是命以嚴王法以懲不恪 上曰文斯及禮等俱是狂妄人何足筭也憲司再請不允憲司又啓曰河福生乃河以之妾產今以功臣嫡長特授繕工副正乞改除西班 上曰妾子授東班前此亦多有之且河崙非他功臣之比功大則報之宜厚其授職將不止此雖機要之職亦欲除授不可還奪也○右獻納裴杠啓曰憲司所啓斯及禮等之事宜當俞允又聞近日以禮曹所啓倭通事尹

仁甫許令起復出仕臣等以為元國家所以不得已起復者身佩安危才兼將相能為有無之人也近者金宗瑞以咸吉道都節制使服母喪才過百日即令起復是乃才優將略任重鎮邊勢不獲已又以李純之精於歷算命令起復雖不及將相亦委重事也若仁甫則但以通事之例視重任並令起復深為未便大抵國家風俗三年之喪俯而視之者鮮而企而及之者多又有無知之民才過百日擅自釋服今又以不緊之任數令起復則臣恐邦典自毀風俗益薄 上曰斯及禮等非甚重罪且今受罪已久予乃赦之不可更論若仁甫之事予當從之○丙午受常參視事經筵○傳旨慶尚道監司今聞李澄玉丁母憂居道內靈山啜粥行喪澄玉以勞邊圉氣亦虛弱須食飯飲酒乃可治病果如所言隨宜以勸○議政府據禮曹呈啓無度牒僧徒罪止其身其父母師僧寺主並不推治軍丁鄉吏驛子公私賤口為僧者多軍額日減自今申明考察其里正不即告舉並令論罪以徵後來從之○丁未 上觀獵于東郊日暮乃還○咸吉道都節制使金宗瑞上言澄玉以患風證今春益甚不視軍務幾一月徧身針灸聞母病發行臣臨別見之容甚羸瘦中路聞計哀毀則其疾必作臣謂百日後難以起復以他宰相代

鎮慶源待澄王二三年養病後復職何如四鎮中慶源甚巨而鎮撫最
緊若鎮守非其人則邊民之福不可勝言臣妄謂全孝誠似可然是選
甚重伏望 上裁○戊申受常察御經筵○慶尚道監司令教諭朴洪
採麻黃於長鬐縣以進與唐麻黃不異 上嘉之賜朴洪衣一襲傳旨
監司所進麻黃無異唐產其產處土地肥瘠及產出多少備細啓達委
差醫生盡心培養又於沿邊各官徐徐尋覓以啓傳旨各道於海邊各
官訪問麻黃產處以啓○傳旨平安道監司都節制使前日上言請以
童山耶叱大爲導授狀勇死囚一二人審視賊穴童山耶叱大則今當
下送其道內狀勇死囚磨勘以啓○己酉受常察視事○藝文大提學
趙未生上言曰臣子進士瑾中文科漢城試月二十一日爲緣錄名到
成均正錄所藝文館主之漢城忠清兩試生以次錄名瑾終日立待以議
臣罪不呼其名至二十三日乃錄其名藝文館一國詞林之長以下官
妄議臣罪累及於子欺慢長官臣以何顏同處一廳相爲上下之禮乎
伏望免臣職事 上不允遂命義禁府曰凡科舉時雖賊吏子孫許令
赴試已有之法且試生立門之事嚴立禁制况此趙未生罪狀未著曾
不爲各位別宰相今者二館等妄議既往之愆其子瑾久不錄名推覈

以啓三館行首掌務坐贖答四十○司憲府上疏曰竊謂濫觴不戒必致滔天之憂履霜不謹終見堅冰之至此事勢之必然古今之通患也近命修興天寺舍利閣非 聖上崇信釋教而有是舉也第以 聖祖所創不忍視其傾頽使之重修而已是亦 聖上尊祖之誠心本於桑梓之敬而無所不用其極也今緇徒昧於旨意藉此妄議吾道復興舉皆欣欣私相默賀雲合輻湊充街塞陌前呼後應橫行不止誘以供養獲福之利轉相扇動以誑愚民且其幻妄之說入人已深因果之論惑人已久人心之趨向如水之就下無貴無賤傾財舍施猶恐不及奉饌之流絡繹往來謂之日齋臣等竊謂方今 聖明在上大道方亨而京帥尚且如此若不嚴立禁訪以絕其路則非惟釋氏之鳴張兆於此矣愈恐四方之民轉聞傳說崇奉日熾波流風靡弊不可勝制矣伏望 聖上思履霜堅冰之戒察邪正消長之幾特命攸司赴役僧人口給其糧而役之其餘出入閭閻誑誘士大夫者限是役之畢一皆斥逐士女之設日齋者亦皆禁斷使人人曉然知是閭之新出於不獲已而爲之以絕後人之惑以杜將來之弊臣等目擊耳聞聒需未達久矣僧徒日盛士女雲集以累 聖治臣等職在言官終不靜默仰冒 天威伏惟

聖裁不允○傳旨兵曹今後門外行幸時四衛軍士依講武例笠上插小標旗以爲恒式○庚戌日暈○受常參御經筵○政議府據兵曹呈啓義州越江之獵都節制使外一皆禁斷然朝廷使臣及本國入朝使臣供用不足今後都節制使入獵時義州當番軍馬及境內軍馬入送捕獲獐鹿以備乾肉使臣出來臨時則於越江朝徃夕還處捕獲獐鹿以備生肉從之○辛亥日暈○視事○以許誠為中樞院使洪珣同知中樞院事遷授李全生知中樞院事命除謝恩全生澄石澄玉之父也以檢校工曹典書居靈山年過八十以其子有勞特除之又以盲人成龜壽為副司直龜壽功臣昌寧府院君成石璘之孫也石璘季子毅道死而無後長子志道生而盲其子龜壽亦盲故石璘卒而不得為嗣至是龜壽生子 上聞之怜其無官特除之後又因有司所啓許迺受其祖科田將以繼其後也○議政府據吏曹呈啓今後女真通事每於赴京行次押馬押物打角夫從人中一人臨時差定唐人押送官火者親喪咨文賫進官從人除漢學生徒以女真生徒入送從之因野人聲息也○壬子傳旨議政府公處奴婢年六十免役之令載在六典獨被罪沒為公賤者不拘年限終身役使實為未便今後凡犯罪配沒

者及緣坐屬賤者年滿六十則依元屬奴婢例悉皆免役○傳旨平安道監司護軍李宗蕃率護送軍二百名直至遼東其餘四百名留住連山把截然不可無主將而留累日也令義州都鎮梅李克漸率之以待計稟使之還且連山屯住軍糧補乏之事今已咨請遼東然若都司不從則擇壯勇兵百餘人馳還義州取糧如其勞億難以即還則擇義州軍馬壯勇者百餘人隨宜入送○癸丑親傳朔祭香祝○是月移構璿源殿于 文昭殿東北隅

世宗莊憲大王實錄卷第八十

世宗皇帝大玉書卷八十八

戰于 女界 東大界

軍馬城兵百餘人... 突且賊斬... 是日... 兵民... 賊... 山... 敵... 軍... 李... 宗... 齊... 率... 擊... 賊... 軍... 二... 百... 餘... 直... 至... 空... 東... 其... 餘... 四... 百... 餘... 留... 封... 斬... 敵... 兵... 坐... 處... 類... 皆... 斬... 六... 十... 餘... 人... 示... 眾... 戰... 勝... 皆... 兵... 之... 斬... 首... 平... 安...

(B)
732.55
4724
[v.4]
no.25
0163683

昭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五年九月二十日發行

(景李朝實錄太白山本)

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京城府蓬萊町三丁目六十二・三番地

印刷所 朝鮮印刷株式會社

(B)
732.55
4724
[v.4]
no.25